



第五卷  
第十二期

新 民 印 書 館 發 行

中和月刊

第五卷·第十二期·目次·

論清代與蒙古之關係

楚金(一)

孟子劉熙注疏證(下)

杜金銘(三)

歐事瑣聞

元輝(一一)

天解廬雜鈔

渠彌(一六)

緬甸風土詩

王家璧(遺著)(二三)

天和閣聯話

慎言(三四)

歲晏居詩話

兌之(三九)

讀書偶志

(四六)

賜硯齋日記

(四七)

庚子詩鑑補

龍巖山人(五四)

# 論清與蒙古之關係

金 楚

滿洲承女真之後，起自東北，實與蒙古代興。而蒙古自明太祖奄有中原之後，散處塞北，凡百餘部，寔以銷沈。明人撫御無術，置之度外。滿洲則風俗相近，習其情事，卒能結合之利用之，使之安於藩輔。其苦心經營誠有不可及者。

內蒙除喀喇沁及土默特左翼二部四旗爲元太祖臣濟拉馬之裔，餘皆太祖及其兄弟之子孫也。自清太祖時，明萬歷中葉科爾沁首先歸附。其時察哈爾林丹汗頗整然自大，蒙古諸部避之而至東北者，多暱滿洲。在太祖朝，凡撫有科爾沁札賚特杜爾伯特郭爾羅斯四部，太宗朝又綏定奈曼巴林札魯特喀喇沁土默特放漢四子部落，發明安烏喇特阿魯科爾沁翁牛特克什克騰烏珠穆沁浩齊特蘇尼特阿巴噶鄂爾多斯諸部，世祖朝納喀爾右翼，聖祖朝納阿巴哈納爾，而內札薩克四十九旗備。乃平喀爾喀厄魯特土爾扈特西藏和碩特四部。至是清朝之於內蒙全置於藩服。

清朝馭蒙政策，奠基於太祖時，蓋用之於攻明也。先以喀爾喀部質女爲大貝勒明善妃，又以皇女嫁其台吉古爾什布，林丹汗肆虐，則以兵助他部共討之，因掠明邊。於是蒙古或服。天聰四年，入洪山口圍燕京，自蒙古境度師，蒙兵之助爲多。林丹汗既敗，派大臣爲定牧地疆界，分配戶口，編壯丁爲旗，以大臣額駙領之。至是始由滿蒙漢人共上尊號稱帝。而蒙古諸部之長乃分授以和碩親王多羅郡王貝勒之號，與滿人成一體。

嗣是又命官往諸部稽戶口編牛只識庶獄頒法律禁姦宄，法令漸備。以是種種，控制全蒙，使之懷德畏威，順帝之則。道咸以降，紀綱漸弛，光緒以後，漢人多以開墾入蒙，而蒙務以繁。然猶以二百多而傳統觀念之維繫，得以相安無事也。

考有清一代之對蒙要旨，不外申之以婚姻，崇之以禮遇。蒙人地位僅亞滿人一等，較元朝之特色目人尤過之。清制蒙古所任貢稅均極微薄，每歲貢物不過駝馬羊隻。其自向所屬徵取之物亦爲之限制。清廷在各處所收稅銀，亦專爲振濟之用。其對於王公世職，則廩給周贍有俸銀俸米俸緞以及來京資給，並加以歲時賜予鞍帶弓刀金銀器皿蟒緞

布匹之屬。

其關於民政者有三年編審戶丁之制，設族長什長，而種地人民則編甲立鄉長，如內地然。觀乾隆中會諭民人所與蒙古地畝應給還原主，嘉慶中屢諭此後不准招墾，蓋維持蒙人固有生活，不願漢蒙雜居之意，顯然與光緒以後之政策不侔矣。

清初定外藩刑法甚疏闊，如凡奪人婦配他人者罰駝馬五十，其納婦者罰七九之數與原夫。又定邊內人在邊外犯罪依刑部律，邊外人在邊內犯罪依蒙古律。蒙人犯他罪較少，惟治竊罪較嚴耳。

蒙古各盟旗本爲軍隊編制，故整個蒙旗皆爲清廷能調度之軍隊。其制每年春札薩克王貝勒貝子台吉等各將旗下台吉兵丁會集一處，聽盟長驗看操演。乾隆中並每年派大臣閱看防秋兵，其不應命出兵戰而不力軍械窳敗各有嚴罰，王公多以是失爵職。三年一次會盟，頒給敕書。降至同治年中清廷猶賴蒙兵佐征討皆全盛時定制所遺也。

清廷盛時之於蒙古，制馭最周。觀其禁令不過各口稽查出入京皆必報院請旨，雖出降之公主亦然。蓋此已於操其管鑰，不必事事防維也。中葉以後，禁網始繁。於是漢蒙通婚有禁，命名有禁，延清內地書吏教讀有禁，習漢字有禁，呈詞用漢文有禁。說者因謂此與康熙年中獎勵蒙人充喇嘛與崇奉活佛皆爲愚民政策，然亦未可一概論也。

揆其禁習漢文之用意，蓋不欲變其質樸之風，與清代諸帝屢戒滿人不得習安逸而忘騎射同一作用。但事實上優秀之第人。以文學見長者仍不乏其人。高宗會因教漢台吉彭蘇克拉錫能詩而賜以詩。而蒙古籍之登科第入翰林以文學著作見長者，殊不在滿人下。

清代於蒙古活計極爲關心，不獨提倡畜牧，且導以耕種。聖祖嘗論云，朕巡守所經敖漢及奈曼諸部田土甚嘉，百穀可種，如種穀多穫，則與安嶺左右可耕之人就近質糴，不須入邊市米矣。其向因種穀之地不可牧馬，未曾耕墾者，今酌留草木之處爲牧地，自兩不相妨云云。是也。

蒙人信佛，清廷利用此心理以籠絡之，蓋兼有外交關係。康熙二十七年喀爾喀衆議就近投入俄羅斯，因請決於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曰，俄羅斯素不奉佛，俗尚不同，我輩莫若全部內徙投誠大皇帝，可邀萬年之福。可見一斑。

# 孟子劉熙注疏證 [下]

杜金銘

## 離婁第四

徒善不足以爲政

〔注〕徒獨也一切經音義引

案徒古與從通詩中各有推箋徒用凶年深淺爲厚薄釋文引沈說徒當作從載驅箋徒爲淫亂之行釋文徒一本作從是也從自也見爾雅釋詁自字卽有獨義此文徒法不足以自行趙注但有善法度而不施之法度亦不能獨自行是也故徒字可以訓獨

滄浪之水清兮

〔注〕滄浪水色也文選注引

案盧氏文弼鐘山札記曰倉浪青色在竹曰蒼實在水曰滄浪古詞東門行上用倉浪天天之色正青也豔歌何嘗行上慙滄浪之天俱見晉宋書樂志又呂氏春秋審時篇麥後時者弱苗而蒼狼亦言其青色蒼倉滄三字並通用非謂天之色如水以滄浪相比況也據此是滄浪二字古以爲青色故劉以滄浪爲水色也

其夏人出

〔注〕婦人稱夫曰良人文選注引

案趙注良人夫也焦氏正義曰王氏念孫廣雅疏證云良長也齊語云四里爲連連爲之長十連爲鄉鄉有良人是與長同義婦稱夫曰良人義亦同也又云郎之言良也少儀負良綏鄭注良綏君綏也良與郎聲之修身耳猶古者婦稱夫曰良而人謂之郎也今考呂氏春秋序意良人請問十二紀注良人君子也詩關雎序是以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東門之池序疾其君之淫昏而思賢女以配君子也正義並云君子者妻謂夫爲君子上下通稱據此則婦人稱夫曰良人者以其良善而然亦猶君子之義也

## 萬章第五

捐階

〔注〕階梯也玉篇引

案此注與趙同焦氏正義曰劉熙釋名釋宮室云階梯也如梯之有等差也禮記喪大記云虞人設階注云階所乘以升屋者說文木部云梯木階也蓋階與梯略有別此完廩所用以升屋者則是木階故以梯釋之以別乎東階之階也

使浚井出 [注]舜以權謀自免亦大聖有神人之助也 史記集解引

案史記五帝本紀舜使舜上塗廩舜叟從下縱火焚廩舜乃以兩笠自扞而下去得不死後舜叟又使舜穿井為匿空旁出舜既入深瞽叟與象共下土實井舜從匿空出去又說苑建本引孔子之言舜之事父也索而使之未嘗不在側求而殺之未嘗可得兩笠自扞下廩穿井旁出求而殺之未嘗可得皆劉所謂以權謀自免也

該不知也 [注]該何也為言何為不知 玉篇引

案此劉本之異於趙注本者也考古字書無該字 廣韻有此字快也集韻又不知也並音支義功 當即枝字之變文從言從心之字古多通用也 如新折說枝與

害通詩雄雉不伎不求傳伎害也論語子罕馬注伎害也是也害字可以讀為何枝字亦常有此義故曰該何也

天下殆哉岌岌乎 [注]語者之聲岌岌然也 玉篇引

案趙注岌岌乎不安貌也焦氏正義曰殆哉岌岌乎乃時人恆語莊子天地篇述許由之言亦云殆哉岌岌乎天下晉義曰岌本又作岌管子小問篇桓公言欲勝民管仲曰危哉君之國岌乎竊焦氏之言與劉義正合蓋岌岌乎三字本為當時之語氣而歎息之意即寓其中故劉以岌岌為語者之聲岌岌然也

舜避堯之子於南河之南 [注]南河九河之最在南者 史記集解引

案史記五帝本紀張守節正義曰括地志故堯城在濮州鄆城縣東北十五里又有偃朱故城在縣西北十五里濮北臨濮大川也河在堯都之南故曰南河禹貢至于南河是也其偃朱城所居即舜讓避丹朱於南河之南處也如張說劉所解南河似與禹貢不合焦氏正義釋之曰按禹貢浮于江沱潛漢逾于洛至于南河指豫州北之河濮在豫河之東南固可謂之南河之南九河在兗州濮亦適當其南故劉熙以為九河之最南者所解南河不同而其指濮則一也

夫然後之中國踐天子位焉 [注]天子之位不可曠年於是遂反格於文祖而當帝位帝王所都為中故曰中國

史記集解

案書堯典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劉所言即指此事劉以為舜避丹朱而民不欲丹朱當帝位舜如不踐位則天子之位曠年故言天子之位不可曠年於是遂反格於文祖而當帝位也云帝王所都為中者詩民勞惠此中國傳中國京師也是也

荀子致士篇引此周文注亦訓京師周氏四考原案謂趙注南河之南遠地南夷也故言然後之中國較劉為長不知古所謂中國多指王畿而言此固周秦西漢之古義而周氏未之考也

舜薦禹於天十有七年 [注]若此則舜格于文祖三年之後攝禹使得祭祀歟

史記集解

案三字當作二十十字誤脫其一因連上二字為三耳史記五帝本紀舜年二十以孝聞年三十堯舉之年五十攝行天子事年五十八堯崩年六十一代堯踐帝位踐帝位三十九年南巡狩崩是蒼梧之野舜薦禹於天十七年而崩則薦禹事常在舜踐帝位之二十三年劉以使禹攝政之年書無明文故慮度其事曰若此則舜格于文祖二十年之後攝禹使得祭祀也偽古文尚書大禹謨所謂朕宅帝位三十有三載耄期倦于勤汝惟不怠惇厥師者乃附會孟子此文而又誤解堯典五十載陟方乃死之語杜譌事實於古無徵

禹遷舜之子於陽城 [注]陽城今潁川陽城是也

史記集解

案續漢書郡國志潁川郡有陽城縣即劉所指

益遷禹之子箕於山之陰 [注]密高之北

史記集解

案周氏柄中四書典故辨正曰北字疑為括地志陽城縣在箕山北十三里嵩山在陽城縣西北二十三里則陽城在嵩山之南箕山又在陽城之南非北也

豈豈然曰 [注]豈豈氣充自得之貌也

玉篇

案趙注豈豈然自得之志無欲之貌也竊謂私欲與仁義互為消長有私欲則仁義不備而浩然之氣餒故曰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

無私欲則仁義備而浩然之氣充故曰以直養而無害則塞於天地之間是氣充之來以無欲得之趙氏以蓄尊為無欲之貌劉以氣充訓之其義一也

告子第六

生之謂性也猶白之謂白與曰然白羽之白也猶白雪之白白雪之白與曰然〔注〕孟子以為白羽

之性輕白雪之性消白玉之性堅雖俱白其性不同問告子告子以為三白之性同文選注

案此注與趙同二注所以均特分言三白之性者以孟子之義在用三白之性之不同以引起下方人性與犬牛之性之不同而見告

子之謂性之說之為妄也

冬日則飲湯夏日則飲水〔注〕欲問寒暑者中心也意林引

案問字當作閒以形近而為小戴記內則夫婦禮唯及七十同藏無閒正義閒別也劉此注亦謂寒暑由中心而別也

以紂為兄之子〔注〕因殷紂惡如是就以為證也玉篇引

案諡法起於周時史記殷本紀云帝乙崩子辛立是為帝辛天下謂之紂是紂本非諡也制諡時以紂殺比干囚箕子所為皆殘援損

善之事因定殘義損善者諡為紂故劉云因殷紂惡如是就以為證也

今夫麩麥〔注〕麩麥之有兩鋒者一切經音義引

案說文來部來周所受瑞麥來麩也一來二縫案此句段注本改為二麥本為象其芒束之形天所來也故為行來之來詩曰貽我來麩

麩來麩運麥也是來麩古為麥有兩鋒者之稱劉所言即本許說趙注以麩為大麥轉失古義矣段氏玉裁曰古無謂來小麥麩大麥者至廣雅乃云麩小麥麥大麥非許說也劉向

傳作麩麩文選典引注引韓詞內傳貽我嘉麥薛君曰

麥大麥也與趙較孟子注同然韓傳未嘗云來小麥

牛山之木嘗美矣〔注〕南小山曰牛山續漢志注引



案趙注牛山齊之東南山也與劉小異水經淄水東北過臨淄縣東注水出南郊山下謂之天齊淵五泉並出南北三百步廣十步山即牛山也左思齊都賦曰牛嶺鎮其南者也謂牛山在齊都南則與劉同閻氏若璩四書釋地續曰牛山齊之東南山是趙氏在複壁中所注方向少錯無論今日驗在臨淄縣南一十里亦在唐臨淄縣南二十一里括地志所謂管仲冢與桓公冢連在牛山上是列子力命篇齊景公游於牛山北臨其國城而流涕夫臨曰北正以山實在南也

方寸之木可使高於岑嶮

〔注〕岑嶮小山銳頂者也

玉篇引

案趙注岑嶮山之銳嶺者此言小山以爾雅釋山云山小而高岑說文亦謂岑山小而高特以小山為言也嶮趙注本作樓劉作嶮者後漢書馬融傳注引字林曰嶮山嶮也趙注本作樓乃段借字

軫兄之臂〔注〕

軫戾也

玉篇引

案軫字趙注本作軫注亦云戾也焦氏正義曰王氏念孫廣雅疏證云軫蓋也軫玉篇音大典切引戾也方言軫戾也郭璞注云相了戾也江東音苦說文軫轉也考工記弓人老牛之角軫而昔鄭衆注云軫讀如軫轉之軫釋文軫劉徒展反許慎尙展反角絞縛之意也孟子篇軫兄之臂而奪之食趙岐注云軫戾也音義軫張音軫又徒展反淮南子原道訓挾搖軫抱羊角而上高誘注云軫抱了戾也軫讀與左傳憊而能眇者同釋訓云軫輓轉戾也並聲近而義同說文戾曲也蓋弼戾也蓋與戾同

踰東家牆而樓其處子

〔注〕樓牽也力頭切

文選注引

案此注與趙同焦氏正義曰說文牛理云牽引前也毛詩魏風山有樞弗曳弗婁傳云婁亦曳也釋文引馬云牽也楚辭怨思篇曳慧星之皓旰兮注云曳也樓之為牽即莫之為曳也爾雅釋詁云樓聚也郭璞注云樓猶今言拘樓聚也說文手部云樓曳聚也許之言曳聚猶郭言拘樓聚曳聚者牽引使聚合也樓必兼曳聚二義而為爾雅言聚以見曳毛傳言曳以見聚說文備其義耳

是不可磯也

〔注〕磯切也

玉篇引

案趙注磯激也孝子感激輒怨其親是亦不孝也焦氏正義釋之曰趙氏以激釋磯蓋即讀磯為激不可激也楚辭招魂云激楚之結王逸注云激感也趙氏讀磯為激而釋之為感故云孝子感激輒怨其親謂母以不悅激發其子子隨其激而遂怨是不可耐此激發

也今考禮注讀礪為激及焦氏所釋均與劉義相近阮氏元孟子校勘記曰不可礪按段玉裁曰注中訓礪激也但於雙聲求之礪與  
卷礪字古音同謂摩也故毛詩音義曰礪居依反又古愛反古假借字耳段氏訓礪為摩即劉此注切字之義易繫釋文引馬注摩切  
也又引京注摩相礪切也皆摩切二字同義之證摩切與激發其為義固不相遠也

魯欲使樂正子為政

〔注〕樂正姓也子通稱也名克

案小戴記王制有樂正檀弓有樂正子春蓋以官為氏也論語馬融趙氏孟子題辭均云子者男子之通稱名克見本書

夫苟不好善則人將曰誑誑予既已知之矣

〔注〕誑誑自得貌也

案王制地邑民居必參相得也注得猶足也是自得即自足也趙注亦謂誑誑者自足其智不嗜善言之貌

### 盡心第七

其所以異於深山之野人者幾希

〔注〕當此之時舜與野人相去豈遠哉

案此注與趙同又告子篇其好惡與人相近也者幾希趙注豈幾也豈希言不遠也以幾希為豈遠亦與劉此注同義惟離婁篇人之

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章趙以幾希為無幾焦氏正義釋之曰幾通作譏譏與豈通爾雅釋詁云摩沓也郭璞注云謂相摩近方言云  
希摩也廣雅希訓磨磨皆通摩幾者動之微微靡義同無幾希二字疊韻幾訓近希訓少無幾即甚近甚少之謂以希為遠則  
幾為豈以幾為近則以希為少二義可互明

摩頂致於踵

〔注〕致至也

案致於踵趙注本作放踵焦氏正義曰文選江淹上建平王書注引孟子墨子兼愛摩頂致於踵利天下為之劉熙曰致至也又任昉

奏彈曹景宗注引孟子墨子兼愛摩頂致於踵趙岐曰致至也周氏廣業孟子古注考云據此則趙劉所有之本注並同矣困學紀聞  
言選注引趙岐作致於踵今本作放踵注無致至也三字孫宜公音義放踵下據丁氏云方往切至也是唐宋本已皆作放今攷文選  
劉峻廣絕交論皆願摩頂至踵注引孟子摩頂放踵趙岐曰放至也同在一書所引互異可見趙氏注本唐世已有其二非至宋始作  
放踵也又文選洞蕭賦注引毛氏詩傳顏叔子納隣之釐婦使執燭放乎平且事下引趙岐孟子章句曰放至也方往切今惟放乎環

邪注有放至也三字無方往切摩頂放踵注直云摩突其頂下至於踵為致為放莫可究詳矣霍氏灑攷異云風俗通十反篇墨霍摩頂以放踵楊朱一毛而不為放字與今孟子同江書任彈兩注所引致於踵者疑當時劉注本獨如是任彈下趙岐二字當亦為劉熙傳寫者遷焉然爾劉訓致為至者小戴記中庸其次致曲注即訓至是其證也

不以三公易其介 [注]介操也 文選注引

案楚辭悲回風介助志之所感兮王逸注介節也文選盧子諒覽古詩屈節邯鄲中李善注節猶操也故介可以訓操

猶棄敝屣也 [注]屣草履可履 文選注引

案屣趙注本作蹠周氏四考原案曰屣古今本並作蹠蹠本當作蹠選注引劉作屣其義同也趙於此文注云蹠草履可蹠者也與劉略同焦氏正義曰說文履部云屣履也履足所依故可稱草履亦可稱草屣毛詩大雅生民履帝武敏歆傳云履踐也以其可踐故名履呂氏春秋長見篇云視釋天下若釋繩高誘注云釋葉也觀表篇云視舍天下若舍天高誘注云履蹠履也莊子讓王篇云原憲華冠縱履杖藜而應門又云曾子曳縱而歌商頌聲滿天地釋文云蹠三蒼解詁作屣云蹠也聲類或作屣通俗文云履不著跟曰屣李云縱履謂履無跟也王云體之能蹠舉而曳之也然則蹠屣縱三字同說文足部云蹠舞履也革部云屣屣屣革履也周禮春官鞮韠氏注云屣讀如屣屣屣四夷舞者所屣也今時倡酬鼓杏行者自有屣史記貨殖傳云躡利屣徐廣云舞屣也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躡一作站吐協反地理志點躡臣瓚曰躡跟為跣按舞不納履故凡不著跟曳之而行曰躡履如萬不疑傳長門賦皆是也西京賦說舞曰振朱屣於盤樽薛曰朱屣赤絲履也謹按說文躡屣雖分兩字而屣為屣屣屣為舞者所屣躡為舞履則躡與屣原為一物故呂氏春秋同載僕謂吳起之言一云屣一云屣屣即是屣為舞者無跟之履蓋舞履名屣以其無跟履之敝壞者不可以納但為躡舉而曳之如原憲之縱履曾子之曳縱不必為舞履以其無跟而亦稱縱此高誘所以訓屣為敝履也而皆非草履之名乃劉趙並以草履釋之者劉熙釋名釋衣服云齊人謂草履曰屣於是杜預注傳公四年左傳屣屣云屣屣屣因屣屣氏注言舞者所屣屣既為草履之稱屣既是屣故以屣為草履耳

愛而不敬獸畜之也 [注]愛而不敬若人畜禽獸但愛而不能敬也 文選注引

案此注與趙同孟子但言獸而劉并言禽者小戴記曲禮猩猩能言不離禽獸正義曰語有通別別而言之羽則曰禽毛則曰獸所以

然者禽者擒也言鳥力小可擒捉而取之獸者守也言其力多不易可擒先須圍守然後乃獲故曰獸也通而為說鳥不可曰獸獸亦  
可曰禽故鸚鵡不曰獸而猩猩通曰禽故劉可以并言禽獸也

古之為關也將以禦暴今之為關也將以為暴 [注]今人之關出入征稅意林引

案趙注云今之為關反以征稅出入之人將以為暴虐之道也劉與之義同

附錄

[注]獻猶軒軒在物上之稱也文選注引

[注]槽者齊俗名之如酒槽也文選注引

[注]隱度也括猶量也文選注引

以上三條不知所繫今不具釋諸經本或以獻字條繫讀孔子蒸豚下槽字條繫讀食實者過半矣下隱字條繫王若隱其無罪下均有未安今不從

# 歐事瑣聞

元

輝

此次大戰初期德軍以電擊之威，破竹之勢，不逾年而全歐風靡，歐洲諸小邦之政治領袖紛紛亡命海外，借外力繼續呼號抗戰，企圖復國。此種亡命政權隨戰事之進展日漸增多。後之治史者至此時期將不無頭緒參雜之苦。我國於南北朝時有僑置之州郡，差近似之。

茲將此次大戰中所成立之海外政府或其他類似之機關團體分述如次：

自西班牙內戰結束後，左翼政府要人多由法國而轉赴中南美各地。佛朗哥將軍既職完全國，其政府即為，除蘇聯外，英美諸國所承認。此等亡人遂亦久無消息，唯最近又復漸形活躍。前西班牙左翼政府總理奈格林氏於一九四二年十二月十七日馳抵北非，着手組織被法殖民地當局所監禁之左翼份子。奈氏之政敵帕利托將軍於去年十一月在墨西哥成立「西班牙解放委員會」；而前左翼政府之軍政部長米亞達將軍亦在南美某地從事於類似之工作。英美因尚未放棄籠絡佛朗哥之企圖，故未公然對彼等加以援助。

而蘇聯則從不隱飾其對於左翼份子之同情心也。

上次大戰後阿爾巴尼亞為一共和國，總統為左古。一九二八年改為帝制，左古亦改稱左格一世。彼之專制行為頗引起國內之不滿。一九三九年四月意大利佔領阿國，左格一世出奔，由希臘，而土爾其而英國阿國遂成意大利之附庸，奉意皇為君。意大利政變後，阿爾巴尼亞恢復獨立。由國會選舉成一攝政會議，以佛拉雪利為首領，並指定密特羅維下為國務總理，於去年十一月組成內閣。左格一世於聞意大利政變後，立即啓程赴狄蘭那，擬由該地向地中海聯合軍軍部請求法屬北非之入境許可而返國，不幸竟被拒絕。蓋狡兔既死，走狗自亦將烹矣。

捷克斯拉夫為上次大戰後新國之一。下奈斯於一九三五年任該國總統，以親法蘇二國為外交政策。德國自極感不安，蓋法蘇如利用捷克為其空軍根據地，彼將受莫大之威脅也。一九三八年九月慕尼黑協定成立，下奈斯承認其政策失敗而辭職。彼昧於時勢不圖自強之道徒以夷制夷而獲

漁人之利，故終爲法蘇所棄。赫恰繼任爲捷克總統，於一九三九年三月承認斯洛伐克脫離捷克，並以波希米亞及摩拉維亞爲德國之保護國。此次大戰爆發後，卜奈斯聞之大喜若狂，立即組織「捷克斯拉夫國家委員會」於倫敦，並自稱爲捷克總統，兩年之後，始被英美蘇正式承認。卜氏初因蘇聯對德作戰失利，而一意依存英美。大東西戰爭爆發，彼立即向所有與英美交戰之國家宣戰。彼曾與倫敦之波蘭政府數度協商擬於戰後成立一捷波聯盟，雙方並曾發表宣言數次。但去年五月後波蘇因喀定事件發生裂痕，卜民又獻媚蘇聯，而痛斥波蘭政府焉。自此以後遂不顧英方之不滿日與蘇聯接近。去年十二月雙方簽訂蘇捷條約。其第五條云：「捷克未得蘇聯同意不得與任何政府締結條約。」此舉實與波蘭打擊甚大云。

波蘭在地勢上無顯明之地理及民族之邊境，又處於兩大之間實爲近代歐洲史上最多事之地。此次大戰中最早在海外成立政府者即爲波蘭。一九三九年九月一日德波戰事爆發，二星期後波軍潰亂，失去抵抗力。總統莫西基出奔羅馬尼亞，宣布退位。同時前波蘭上議院議長拉克維茲在巴黎波蘭大使館宣誓就總統職，並任命西柯斯基爲國務總理。巴黎失守後波政府遂遷往倫敦。德蘇戰起，蘇聯成爲英國之友邦，於是又成波蘭之與國。雙方於一九四一年七

月締結條約，承認一九三九年波蘭領土之變更爲無效（是年德蘇分割波蘭領土）。兩國邦交頗爲敦睦，唯一未解決之問題蓋僅陷入蘇聯之百餘萬波蘭軍民之下落而已。次年春，德軍變而戰略，大舉後退，波政府遂於一九四三年二月二十五日發表聲明，大意云：「一九三九年九月一日以前之領土狀況及國家主權不得分割或侵犯」。此舉大觸蘇聯之忌，於是對波痛加抨擊。波政府亦爲蘇聯出爾反爾之態度而錯愕異常。適於此時德方又發表於喀定發現一萬具被蘇聯慘殺之波蘭軍屍體。西柯斯基遂要求日內瓦紅十字會調查此事。蘇聯老羞成怒，通牒與波蘭斷絕關係，並將波大使館館員及軍事使節團員多名逮捕或驅逐出境。西柯斯基於是年七月四日乘飛機失事殞命，死固極爲曖昧。蘇波關係日趨惡劣，今年二月莫斯科又成立一波蘭國家委員會。英美爲籠絡蘇聯起見，不惜盡力壓迫波蘭。故波蘭請求調解蘇波邊境問題時，英美態度極爲淡漠。甚至今年二月二十三日之紐約日報主張聯合國應與波蘭斷絕關係，在英發行之波蘭數種雜誌均被官方查封。尤妙者，今年一月十五日倫敦騎兵雜誌云波蘭之要求恢復舊日領土實爲中歷史之毒云。

自上次大戰以來芬蘭之反共情緒即甚爲熱烈，故雖有少數共產黨員，而其首領枯新能竟不能立足於國內，長住

於莫斯科。赤軍於一九三九年十一月三十日進芬蘭，蘇聯當局以爲蘇蘭無產階級必箝食盡漿相迎，而戰事即可結束。枯新能受莫斯科之指示，成立一芬蘭人民政府，並與蘇簽定條約，要旨爲紅軍勝利後，使芬蘭成一蘇維埃共和國。不意芬蘭之抵抗力異常強大。戰爭愈延長，蘇聯損失愈大，而枯新能亦愈不爲人所重視。一九四〇年三月十三日蘇芬講和，枯新能及其所締結之條約幾無人提及。最近蘇聯參加對芬蘭之神經戰爭，枯氏之名又稍稍出現矣。

歐戰初起蘇聯乘列強不暇在顧之時，強迫波羅的海三國，愛沙尼亞，拉脫維亞，立陶宛，且簽訂互助條約。一九四〇年六月赤軍即進駐該三國，要求成立親蘇之政府，並利用陰謀及恐怖之手段選出以共產黨員領導之國會。是年七月二十一日三國會宣佈，該三國成爲蘇維埃共和國，並向蘇聯請求合併，此舉蘇聯自無不樂從之理。德蘇戰爭爆發，德軍節節進展，該三國首腦人物均逃往莫斯科，仍宣稱爲自國之合法政府。該三國之原駐英美代表對於合併之舉頗加反對，彼等既不親德，又不親蘇，而主張親英美，彼等之領袖爲前立陶宛駐美公使畢耳馬尼斯。畢氏曾向美官方發行小冊要求戰後重建波羅的海諸國，但以後未再聞有何舉動。至於該三國國民之態度可由多人參加德軍作戰之事實表現之。一九四〇年四月九日德軍佔領丹麥。丹王克

理斯申十世及其政府即與德當局合作。而丹麥駐美公使高夫曼已被政府明令免職，竟擅與美政府簽訂協定，准許美國在格林蘭無限制建造基地。丹政府雖一再抗議，並聲明該協定無效，但美國終於一九四一年七月六日起始佔領格林蘭。丹麥駐英公使雷文羅亦於被免職後拒絕回國，並任「留英自由丹麥人會」名譽會長之職。

挪威本爲一接近反軸心方面之國家。戰端啓後，彼未嚴守中立，竟准許英軍在挪領海內敷設水雷，德軍不得已侵入挪威，不逾兩月全挪平定。挪王哈肯七世與英先王喬治五世爲表兄弟，遂出奔於英。是時國內由奎斯林少佐另組織一親德之政府，並根據憲法宣布哈肯七世失去其國王資格。但挪前王與其首相仍在倫敦組織政府繼續活動云。

德國對荷蘭開始軍事行動之第三日，荷女王與其家屬以及政府要人均逃往倫敦，繼續以荷蘭政府名義活動。大東亞戰爭爆發後，荷屬東印度領土全失，遂在澳洲成立荷蘭政府太平洋支部。此種在英之荷蘭人對德國攻擊不遺餘力，又對英曲盡媚態。在英發行之「自由荷蘭報」主張每一德國兒童應送至國外受教育十二年，又要求政府以英文爲第一官語即其例也。德國於佔領荷蘭後初任命賽斯英夷特爲總督，後鑒於國內情勢穩定遂承認荷蘭國社黨首領穆塞特爲荷蘭人民之首領，並保證荷蘭將來之獨立云。

一九四〇年德國與聯合軍正在大規模決戰之時，盧森堡大公爵沙洛蒂逃往倫敦，並在該地成立一政府，但外人極鮮知者。德政府任命西蒙爲盧森堡省長。

一九四〇年五月十日清晨德國外交部長李賓特羅甫向柏林新聞記者宣稱德國政府已獲得確實可靠之情報英軍將於荷比領土登陸，進攻德國之魯爾地區。於是德軍不得不作防禦之軍事行動，甫小有接觸，英軍即不顧荷比軍隊而由鄧喀克退回本國，比王李奧波德三世既知爲英國所棄，爲減輕國民犧牲計，擬即降德，而首相畢愛洛力主不願一切出奔國外。終於五月二十八日比王下令全軍投降，畢愛洛遂往法國組織新政府，並由不合法之國會通過不承認李奧波德三世爲比利時國王。法蘭西崩潰後，畢愛洛及其同僚均逃往倫敦，然其內部意見極不一致，一九四二年春，且有上書比王仰乞天恩者焉。

法國於巴黎陷落後，風雨飄搖，國幾不國。貝當將軍不避流言，以救國爲己任。根據憲法於一九四〇年六月組織政府，竭力和外安內，使法國不致滅亡，以至今日，然另有少許人爲求各國承認彼等之政府，不惜將法屬殖民地奉送英美，啓北非之門戶任共產主義之洪水橫流。此等人之派別極爲複雜，明爭暗鬪極爲激烈。其領袖如達蘭已被暗殺，貝魯東被捕，吉羅失意，而特果爾則正在英雄得志

之秋。

據聞羅馬尼亞亦有由前王卡羅所組織之海外政府。卡羅本爲一風流天子，一九二五年會爲美人而棄江山。一九四〇年九月六日禪位於皇子邁可。禪位之前日彼任命安東奈斯古爲首相，與以最高權力，並可以解散國會。直至最近羅馬尼亞對蘇停戰，安民始行解職。卜羅後借其情婦綠培斯古夫人卜居於墨西哥，一九四二年一月彼以「自由羅馬尼亞」運動名義，請求赴美被拒，不免大爲掃興。以後即抄聞關於彼之消息矣。

南斯拉夫國內民族極爲複雜。自一九一八年與奧匈帝國脫離，獨立以來，國內情勢素不安定。該國初親英美後見德國勢力日漸膨大，遂於一九四一年三月二十五日參加三國公約。南斯拉夫前王亞力山大於一九三四年在馬賽被刺，太子彼得年幼，由保羅親王攝政。美國見南斯拉夫日漸親德，遂陰謀策動，於是年三月二十七日發生政變。保羅親王及首相茲費柯維契被捕，太子踐祚親政，任命西摩維契將軍爲首相。保羅親王後被流放出國，逃至南非。不久軸心軍佔領全巴爾幹，南斯拉夫各民族如塞爾維亞、克羅地亞紛紛起而獨立。南國遂形瓦解，國王彼得及政府首腦出奔耶路撒冷而至倫敦。首相西摩維契會被監禁於倫敦附近之感化院中，後始釋出。南斯拉夫政府雖已亡命海外，而內



部情形仍極複雜。內閣更換多次，現內閣成立於去年八月，已在搖搖欲墜情勢中。南斯拉夫爲一山國，最適於海陸戰爭。該國之游擊隊之指揮者有二：一爲米海洛維契將軍（前南政府陸軍部長），一爲狄托將軍（共黨領袖）據倫敦觀察報所載狄托將軍之略歷云：「狄托今年五十三歲，生於克羅地，母爲捷克人，父則猶太籍。彼本名約西普布勞茲，狄托乃克羅地語「秘密國際恐怖團」之縮稱也。第一次大戰中由奧匈軍中脫逃加入俄方紅軍。後復返巴爾幹，曾以竊盜及政治原因入獄多次。一九三四年任南斯拉夫共產黨中央委員。後又被第三國際派往法國從事政治活動並參加西班牙內戰。一九三八年返南斯拉夫，德蘇戰起，遂任共產黨游擊隊之領袖。」狄氏受莫斯科之接濟，拒絕與國王彼得之政府合併，彼於一九四二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成立「反法西斯會議」，會長爲李巴爾，而斯太林，莫洛托夫，卜里齊，羅斯福，邱吉爾皆被選爲名譽會長。至去年米海洛維契與狄托之衝突日漸激烈，遂演變而爲彼得二世與斯太林之衝突。蓋二十年來南斯拉夫迄未承認蘇聯政府，直至一九四〇年南國京城尙駐有帝俄外交代辦。後法蘭西崩潰，南斯拉夫始與蘇聯起始外交關係。故兩國在過去本無親睦之邦交。英美爲取媚蘇聯計，漸有犧牲彼得二世之趨勢。第一步爲令南斯拉夫政府離倫敦，使遷往開羅，繼則在德黑蘭會議後三日，狄托將反法西斯會議改組爲解放南斯拉夫國家委員會。該委員會第一次頒布之法令爲狄托將軍晉殿元帥。去年十二月十二日公佈憲法，對於國王竟未提及一字。開羅之南斯拉夫政府雖極力反對，但美國於

十二月十日居然對狄托援用武器貸與法案加以接濟，英國亦派軍事聯絡員駐於狄托軍中，狄托見彼已爲列強所重視遂反而在廣播演說中宣稱褫奪開羅政府諸人之國籍，並禁止國王彼得返國。於是在南斯拉夫國內，狄托米海洛維契及德軍，每一方與其他二方攻擊不已。英美雖極籠絡狄托，但並未正式承認其政府。更滑稽者，蘇聯駐南斯拉夫公使尙於十二月十九日在開羅向彼得二世呈遞國書焉。

希臘自克里特島爲德軍佔領後，國王喬治二世即逃往開羅於該地成立政府。國內有傾向共產主義及民主主義之游擊隊二種，但彼等自相攻擊似較對德抗戰更爲努力。喬治二世與彼得二世有同一之命運，亦漸爲英國所冷淡。去年十二月十五日英外相艾登在下院宣稱英美政府與希臘未締結任何協定，故對於喬治二世不負任何義務。蘇聯自是對共產之游擊隊表無限同情，但喬治二世之政府仍有公使駐於莫斯科。

除上述之「解放委員會」，「國王」，「亡命政府」外，尙有少數類似之機關。如匈之下洛里伯爵於一九四三年在美國組織一匈牙利難民委員會。又英內相摩利森於去年五月二十日在下議院報告除英帝國正式承認之波蘭政府存在於英國，其首領自稱爲「波蘭，匈牙利，波希米亞國王及立陶宛，西列西亞，烏克蘭大公爵」。去年夏又有由在蘇之德國共產份子及少數俘虜組織一「自由德國國家委員會」於莫斯科成立。意前王及巴多里奧似在聯合國眼中已非國家，僅爲一政府，是否應歸入此類，殊難斷言焉。

# 天解廬雜鈔

渠彌

## 大小忽雷傳世始末

羯鼓錄稱唐文宗宮女鄭中丞死而復甦，嫁梁厚，中丞自言善琵琶，其琵琶在南趙家修理，號大忽雷小忽雷，是爲双忽雷，見紀載之始。清初小者歸曲阜孔尙任。其自記云，胡琴本北方馬上樂，亦謂之二絃琵琶，蓋琵琶所託始也。南部新書載唐韓晉公滉入蜀，伐奇樹，堅緻如紫石，匠曰爲胡琴槽他木不能並，遂爲二胡琴，大曰大忽雷，小曰小忽雷，後獻德皇。樂府雜錄云，文宗朝兩忽雷猶在內庫，內侍鄭中丞特善之，訓注之亂，始落民間。康熙辛未，余得自燕市，乃其小者，質理之精，可方良玉，雕鏤之巧，疑出鬼工，今八百年矣，頻經喪亂，此器徒存，而竟無習之之人，俗藝且然，傷哉後之欲聞韶樂者。至乾隆間陳文述有小忽雷記曰：大小忽雷皆唐樂器，韓滉官江淮轉運日所進。大忽雷元代尙存，楊鐵崖謝呂敬夫紅牙管歌序所云秦娘善倚歌以和余大忽雷是也。小忽雷是唐宮女鄭中丞物，準漢建初尺一尺九寸四分，龍首鳳臆，蒙腹以皮，柱二双，絃吞入龍口，一珠中含，頷下有篆書小忽雷三字，次有臣滉手製恭獻建中辛酉春正書十一字，兩牙軸下面各有字。首詠云，古塞春風遠，空營夜月高，將軍多少恨，須是問檀槽。次詠云中丞唐女部，手底舊双絃，內府歌筵罷，淒涼九百年。皆款署東塘。東塘嘗爲小忽雷院本，以中丞爲鄭注妹，因及甘露之變，並裝晉公平淮蔡事。以中丞爲唐宮女官名，以盈盈爲中丞字，以白香山集中琵琶商婦楚潤娘爲中丞教師，詞曲之妙，不減桃花扇。其後諸城劉燕庭有自記小忽雷一文云，唐小忽雷逆羅檀槽龍首蟒皮面廣七分，下篆文小忽雷三字，牙軫二，面廣四寸，背正書臣滉手製恭獻建中辛酉春。國朝康

熙辛未，岸堂得諸燕市，鐫五字絕句於牙軫，別系以傳，其題詞則竟庵所作也。夢鶴居士譜爲小忽雷傳奇四闕，又二闕曰大忽雷傳奇，後歸長白繼蓮龕方伯，携至秣陵，余訪之未護觀也。時方伯輒許相贈，旋又移節桂林，蓋三年於茲矣。今夏函致贈余，媵以岸堂傳奇一冊，余屬南叔拓其形裝池爲幀，並補書原序一通於幀端，且以詩志之，屬固好和焉。時嘉慶庚辰七月中元日也。東武劉喜海燕庭父書於都門嘉蔭簃。此物歸貴池劉聚卿世珩，後聚卿作枕雷圖自記之曰，年來搜集元以來傳奇卅種彙刻行世，去年繆藝風丈自江寧寄孔東塘顧天石合譜小忽雷傳奇鈔本，閱卷首桂未谷著小忽雷記，乃知東塘得原器而作。今年春晤太倉陸應庵談云，華陽卓氏寓京師者藏有小忽雷，並有譜兩本，丞屬其蹤跡，得見之，龍首鳳臆，中含一珠，木理堅緻，雕刻精絕，項間鐫小忽雷三，篆書下刻云云，與桂氏所記悉合，所謂譜者，乃劉燕庭味經書屋校鈔小忽雷傳奇也。後有大忽雷傳奇二折，以後殘闕不完，繆寄本缺字得以互校，不禁狂喜，卷尾附國朝嘉慶時名人爲燕庭題小忽雷諸詩詞，知此器曾爲嘉蔭簃藏弄，卽購獲之。溧陽陶齋尙書有葉東卿手拓忽雷墨本知器已歸余，遂以持贈，古物精靈，翕然會合，洵非偶然。此器所以歸華陽卓氏，蓋燕庭嫁女卓氏，取此媵知，乃爲卓氏所有。海帆桐國曾以小忽雷名其齋，其未入劉氏以前，據朱椒堂詩注舊藏伊小尹處，繼蓮龕由粵西贈燕庭，然亦未詳言也。吳中懌年丈云，濰縣陳簾齋太史藏山谷伏波神祠詩墨蹟，卷後劉文清跋云，成邸以此卷並小忽雷易其一銅琴，則此器又曾藏成邸，……椒堂詩注，燕庭自記皆未道及，殊不可解。冬十一月，訪大興張瑞山琴師，與之縱談古樂，曾言三十年前於京師市上得一古樂器，爲大忽雷，似琵琶而止二絃，繫龍其首，螳螂其腹，製極古雅，與小忽雷同，牙柱齟齬，左右相向，背施朱漆，上有采繪，有金縷紅紋，蹙成隻鳳，瑞山能彈之，其聲清越而哀，與小忽雷亦類。大忽雷元時猶存，見鏡崖逸編謝，呂敬夫紅牙管歌序中又有大雷怒裂龍門石雙絲同心結龍首等句，形製更可想見。二器並陳，望而能識，且斷紋隱隱，與余藏唐雷威雷霄斲琴髹漆絕似，其爲唐物益信。瑞山以小

忽雷在金所，樂爲歸之，因倩長廬老人爲作枕雷圖，名余閣四雙忽雷。小忽雷以東塘傳奇始著於時，東塘得器製傳奇，余刻傳奇而得器，且復於無意中更得大忽雷，亦云奇矣。宣統二年貴池劉世珩惠石。

## 石 濂

東南各省與歐洲通商自粵始，其奏許通洋船，立十三行，便中外人貿易者，則在康熙中兩廣總督吳留村興祚。而吳未督粵，石濂已私與洋船通貿易。故粵之通商，石濂爲之魁。石濂名大油，本蘇人徐氏子，幼無行，爲畫師沈朗倩外嬖，沈以畫名於時，石濂亦師其技。龔芝麓一見大激賞之，遂棄沈而從龔。後流轉入粵，自稱浪覺師，居粵西門外長壽院，不薙髮，不誦經，室中不置鐘磬餅鉢，好大言，專結納。又嘗至安南走交趾，以祈雨立驗眩其國人，大國榜揭於市曰出賣風雲雷雨，於是募資修長壽院，粵人安南人輦金助之，院成窮極土木，結構壯麗，梁上書大越國建造字以款安南人，所行益不檢，明僮妖媚相徵逐其所以媚事諸貴人者，一以多金，一以檀作祕戲圖，寢乃與外船通，遣其徒衆運售貨物於海外名聞京師，雖王公貴族亦無不稱石濂。嘗占飛來寺田七千畝，寺僧咸不敢與之訟。石濂既富，乃思者文字緣飾之，於是謀與諸名士游，竊其所作攘爲己有，不得者餌以金，無何，離六堂集刻成，爲揄揚者謂爲唐之貫休齊己宋之參寥殊復見於今。又自念爲僧必富通梵夾，禪悅，乃請人著一書，言五燈會元之誤，一時名士樂爲代筆，蓋酬金較豐於鬻文，當時屈翁山梁藥亭皆與石濂交，故離六堂集多竄入翁山詩，後翁山與石濂相失，致書詰其偷詩，又作花怪篇舊刻翁山文尙載之，則可見石濂之狂妄，石濂亦取翁山軍中草謂其中有違，碍將以出首，翁山怒始與絕，不數年石濂卒爲各山所劾治，發難者潘稼堂也。初潘通籍後，久耳石濂名，晚歲游粵，姑往拜之，瞰其虛實，石濂不知潘之名，相見殊落落，不以時答謁，稼堂沸然，以書斥之，石濂崛強不相下，潘遂舉石濂少時無行及私通洋船與一切

交通隱秘事又摘所刻五燈會元正誤之悖謬語，作救狂砭語一卷，刻而播之。又兩致書盛相折辱，石濂味，仍不禮，後納入言謂刻書在於索詐，稼堂既去粵，歸途遇吳留村之廣東按察使任，乃以救狂砭語贈吳，面數石濂之過惡。吳納之，甫莅官即親詣長壽院逮治，院中鐘表象牙以暨鴉片之屬堆積如山，僂伎列屋內，以禪房爲窟穴，一時皆籍沒入官，留村將置石濂於重典，而營救者衆，卒減輕其罪，遞解還吳，下獄終其身。（據花隨人聖庵摭憶）

## 酒樓

天 明實錄，洪武二十七年八月庚寅，新建京都酒樓成。先是上海內太平，思欲與民偕樂，乃命工京作十樓於江東諸門之外，令民設酒肆，以接四方賓旅，既又增作五樓，至是皆成，賜百官鈔宴於醉仙樓。廬 秦淮廣記云，酒樓本十六，其一北市樓，建後被焚，此實錄止言增建五樓也。十六樓者，在城內者曰南市北市，在聚寶門之西者曰來賓，在聚寶門外之東者曰重譯，在瓦屑壩者曰集賢曰樂民，在西關中街北者曰鶴鳴，在西關中街南者曰醉仙，在西關南街者曰輕煙曰淡粉，在西關北街者曰柳翠曰梅妍，在石城門外者曰謳歌，在清涼門外者曰清江曰鼓腹，此見金陵瑣事。藝林伐山遺南市北市，陳魯南金陵世紀遺清江石城，皆因晏振之詩十四樓之誤而曲爲之說。酒樓之設，所以來遠人，盛都市。此制自古有之，曹植詩青樓臨大道，疑卽是官建歌樓與民同樂。南史李安人傳，明帝大會新亭樓，勞諸軍主簿蒲官賭，安人五擲皆廬，帝大驚目，安人曰，卿面方如田，封侯相也，新亭樓疑亦是酒樓，故可犒軍，可以樗蒲。唐時漸多，樓各不可悉舉，如商陽雜俎所載長樂坊安國寺紅樓，睿宗在藩時舞榭，此亦恐是酒樓。宋制尤備。東京夢華錄所載集賢樓蓮花樓豐樂樓宣德樓之類三層相高，五樓相向，各有飛橋欄楯是也。凡名都大邑皆有之。范石湖攬轡錄云，過相州市，有秦樓翠樓康樂樓月白風清樓，皆旗亭也。陸放翁集對酒

詩，月注，寶釵樓咸陽旗亭也，芳華樓在成都合江園。

### 宜興壺

宜興壺始於供春，光大於時大彬，益昌於陳曼生，而供春其法又實傳自金沙寺僧。考許次紆茶疏張岱陶庵夢憶陳貞慧秋園雜佩諸書皆言而未詳，即徐階鳳宜興縣志于琨重修常州府志亦未精博。言之較全者，當以桃溪客語爲最。客語云，陽羨瓷壺自明季始盛，上者至與金玉等價，百餘年來各輩既盡，時工所製，率粗俗不雅，或塗以丹黃，無一可入清玩者。夷考古來各手，其姓氏尙可指數。如金沙寺僧（不知其名）供春董翰（號後溪）趙良（亦作梁）元暢（或作袁錫）時朋（亦作鵬）及子大彬（號少山）李養心（字茂林）及子仲芳徐士衡（字友泉）歐正春邵文金文銀蔣時英（字伯葵）陳田卿信卿閱賢（字魯生）陳光甫陳仲美沈士良（字君用）邵蓋周後谿陳俊卿周季山陳挺生承雲沈君盛陳辰（字共之）徐令香項真（字不損嘉興人諸生）沈宇澈並勝國名手。至其品類則有若龍蛋印方雲雷螭學漢瓶僧帽提梁卣苦節君扇面方蘆席方詰寶圓珠美人肩西子乳束腰菱花平肩蓮子合菊花芝蘭竹節橄欖六方冬瓜段分蕉蟬翼柄雲素耳番象鼻鯨魚皮天雞篆珥海棠香合鸚鵡螺杯葵花茶洗仿古花尊棋花鑪十錦杯等等，大都炫奇爭勝各有擅場。姑舉其十一耳。又周樹臺陽百詠注，金沙寺僧久而逸其名矣。聞之陶家云，僧間靜有致，習與陶缸甕者處，搏其細土加以澄練，捏築爲胎，規而圓之，剝使中空，踵傳口柄蓋以附陶穴燒成，人遂傳用。又云，供春學憲吳頤山家僮也，頤山讀書金沙寺中，春給使之暇，窃仿老僧心匠，亦淘細土傳坯茶匙穴中指掠內外，指螺紋隱起可按，胎必累按，故腹部尙現節膜，視以辨真，今傳世者栗色闇闇如古金鐵，敦龐周正，允稱神明垂則矣。世以其龔姓，亦書爲龔春。又考正石瓠云，宜興沙壺創作於吳氏之僕曰供春，乃久而有名，人稱龔春，其弟子所製更工，聲聞蓋廣，東京口談長益爲之作傳。今案周樹臺陽百詠注云，臺灣人

茗皆自煮，必先以手嗅其香，最重供春小壺，供春者，吳頤山家婢名，製宜興茶壺者，或作龔春者誤，一具用之數十年則值金一笏。周高起曰，供春人皆證爲龔春，予於吳罔卿家見大彬所仿，則刻供春二字，足折聚訟云。吳騫云，頤山名仕，字克學，宜興人，正德甲戌進士，以提學副使擢四川參政，供春實頤山家僮，而周系四青衣，或以爲婢，並誤，今不從之。蒼以上諸說，知供春之本源。至時大彬號少山，或陶土或雜砂，諸款具足，諸土色亦具足，不務妍媚，而朴雅堅栗，妙不可思。初自仿供春得手，喜作大壺，後游婁東聞陳眉公與琅邪太原諸公只茶試茶之論，乃作小壺，几案有一具，生人間遠之思，前後諸名家並不能及，遂於陶人標大雅之遺，擅空羣之目。今考張燕昌陽羨陶說云，先府君性嗜茶，所購茶具皆極精，嘗得時大彬小壺如菱花八角，側有款字，府君云，壺製之妙卽一蓋可驗，試隨手合上舉之能吸起全壺。所見黃元吉沈鷺雍錫壺亦如是，陳鳴遠便不能到此，既以贈一方外，事在小子未生以前，迄今五十餘年，猶珍藏無恙也。予以先人手澤所存，每欲繪畫勒石紀其事，未果也。又考陳鱣松硯齋隨筆云，客耕武原，見茗壺一於倪氏六十四硯齋，底有銘曰一杯清茗可沁詩脾，大彬，凡十字。其製朴而雅，砂質溫潤，色如豬肝，其蓋雖不能翕起全壺，然以手撥之則不能動，始知名下無虛士也。既手摹其圖復系以詩，至陳曼生壺源流，則考前塵夢影錄云，陳曼生司馬鴻壽在嘉慶年間，官荆溪宰，適有良工楊彭年善製砂壺，創爲捏嘴，不用模子，雖隨意製成，亦有天然之致，一門春屬並工此技，曼生爲之題其居曰阿曼陀室，並畫十八壺式與之，其壺銘皆幕中友如江聽香高爽泉郭頻伽查梅史所作，亦有曼生自爲之者，銘字須乘泥半乾時以竹刀刻就，然後上火，雙款則情幕中精於奏刀者加意鑄成，若尋常貽人之壺，每器只二百四十文，加工者值須三倍。越卅年上海瞿子治（應紹）欲燒砂壺倩鄧符生至陽羨監造，子治善蘭竹，有詩書畫三絕之稱，符生則善篆隸，所製雖不逮曼生，留傳不多，市中亦以之居奇，又考耕研田齋筆記云，宜興素產砂壺製作精巧，儲大柄後傳人特少，曼生作宰是邑，公餘之暇，辨別砂質，

創製新樣，并自製銘鐫句，人稱爲曼生壺云云，儲大柄顯係時大彬之誤。（據花隨人聖庵摭憶）近年南人居北者，競覓年深紹酒飲之，其在庚子前後者，已爲無上珍品，而北人則終嗜所謂極激烈之白乾，紀載中所豔稱之良鄉黃酒反無人稱道之也。十五年晨報中有左列一段云：

山東山西涿州良鄉皆有黃酒，名爲干支，其味屬甜，北京李鐵拐斜街裕源及齊家胡同晉元汾州營永茂所售者爲釀山東黃酒，則名曰山東黃，東珠市口山東館及各山東飯莊均代售，其味稍苦。而涿州黃及良鄉黃則北京售賣者僅前門大街一處煤市橋百景樓糧食店延年居爲正宗也。

白酒多產自京畿，以京南采育鎮馬駒橋潘格莊造者爲佳。故京師多稱南路燒酒，京東燕郊西集東壩通縣所造者亦極多。京北清河高麗營京西龔村三家店所造亦同。

此於京酒之類別言之至精矣。往時崇文門稅關嚴私酒之禁，而每日所銷私酒較官酒多至兩三倍不止。京諺有一天能賣十擔假十天不賣一擔真又有家家賣私酒不犯是好手之語，不犯謂不爲官府取發也。其販私之術不外晝夜越城恒以此至傷人命，其可哂者則令婦女藏入衣裙，然久之亦竟明目結黨持仗橫行，與官役遇則交綏決雌雄，斷脰決腹不之恤，良以酒販不惜重金，能雇人爲保鑣者耳。



# 緬甸風土詩

王家璧（遺著）

貴州道中讀彭子蕃太史，官騰越司馬時所著緬甸風土詩稿，言緬甸風土甚詳，文章亦高簡有法，因參以所聞，衍而為詩，得如干首。

西極南隅古莽疆，未通朝聘集明堂，何人遠溯成周世。又道南鍼指越裳。

列子西極之南隅有古莽之國，劉健庭問錄謂緬人稱君為莽明季其君名莽瑞體又攷順寧府志，明土府猛姓獠水其土司莽姓慕華風改姓蔣疑皆古莽之苗裔今滇人尚稱緬人為獠子，是其証也，孟作猛莽作獠，乃華人所加年而雲南通志乃謂緬甸與車里皆古越裳地未知何據。

丞相南征迹已陳，天威長說服南人，誰知千有餘年後，苗裔輝煌尚子民。

相傳緬甸自漢和帝永元九年戊戌，雍由調受金印樓算，至道光丙申，凡一千一百九十九年，或之緬國本孟獲後至今道光戊申，一千二百一十二年矣。按滇緬交

界土司地如孟養孟麻之類，多以孟猛為名，後說似亦有因，今緬王亦孟姓，疑莽孟皆同所出，而孟又代莽也，或緬立王皆稱莽，子孫因以為姓，而孟即莽之轉音也，要之夷自有字，不同漢文，前史亦隨聲假借實非正音正字故未可考乎。

六詔山川入版圖，象鞮重譯達天都，十年一貢觀光遂，聲教誰言阻十隅。

乾隆卅三年我師征甸至老官屯，緬人降，五十二年緬主孟隕遣使，由順寧耿馬敬關來貢方物五十五年復遣使由騰越敬關貢方物恭祝純皇帝八旬萬壽即求敕賞阿瓦封號，開關通市詔見封王開關，並御賜詩一章，珍珠手串荷包等物，遺管如緬宣封，且命十年進貢一

次，孟隕卒，孫孟既立，孟既有疾弟孟坑立，至今皆恭順進貢如例。

開關日進木綿花，銅壁遙連鐵壁斜，夾象石邊青草長，邊人安穩課桑麻。

銅壁鐵壁二關在騰越接緬國境夾象石，亦邊地名，明都督方政死綏處。

三時不害說遐陬，夏往冬來歲月流，莫道長春非此國，一年歡喜不言秋。

緬授時歲三時十二日，有春夏冬而無秋，時各四月，單月大建雙月小建。

夏五何勞更闕疑，緬人置閏在斯時，天官未必能稽古，月食星流亦可知。

緬授時置閏法三年一閏，五年再閏，閏皆其年之五月歲首當中國之二三月無定日其定時視星度日月薄蝕亦能預知但時刻分數不真耳。

蠻王曾否夢華胥，城郭何為擬帝居，寶塔中升獅子座，不譚禪亦梵王如。

緬甸地舊有江頭太公馬來安正國蒲甘緬王五城元置邦牙宜慰司明改緬甸民軍宜慰使司今譯者云緬城有之一直更使一舊城一新城即阿瓦三城皆有水路可通，漢商

虞居以王所在為盛，城三重外城周十餘里方設三門甃以甃內城周六里設四門每方內外設卡房八十城用木又內王城周四里甃以甃有兵五千守之，王殿設王座位如塔下龕雕獅子形王視朝與妃同坐其中，百官跪而登伏而白事梁柱皆塗金漆壁用香木飾以珠寶瓦用錫其屋共三十二間皆有樓前後為梯六處，左為佛骨金塔右設鐘樓殿內則王及妃騰居之。

峩峩甕帽寶珠繁，金鳥金袍一國尊，騶從傳呼騎象出，吏民齊向道旁蹲。

緬王視朝春冠金甕帽鑲五寶衣小袖扣金袍，密頭金鞋，綴以寶石，各冠金盞，披金甲，王子王孫朝見，春錦緞甕帽，罩金綱紅綉緞扣金大袖大領衣，紅綉緞鞋，冬金盞金甲，緬官四大緹以下，冠皆紅綉緞甕帽插金花有真金鍍金十二朶，九朶三朶之差，衣皆紅綉緞大袖大領衣，金緣邊，有寬九寸六寸三寸二寸之差直也，及王子王孫府少官各外直也，那看（緬官名）綠緞甕帽紅緞大袖大領衣天出入乘象或乘象騎，或乘金轎四人昇，轎皆鑲玻璃十二層緬人以乎抱臂稽顙為恭敬遇貴官上人則躡立處不敢比肩也。

不號單于不可汗，稱君曰莽古相安，方音轉莽還

為孟，帝虎妃豨一例觀。

雙雙聽政不垂簾，同姓為婚亦不嫌，晉有四姬何足怪，齊侯國治仗無鹽。

緬俗異母子女得為婚，王宮常數十人正宮必近屬，東西宮以下，或親屬或大臣女王與正妃同殿飲食亦同視朝，衆妃別殿居，飲食由外家給送不舉火，王與正妃死即火化，瘞骨內殿起墳如寶塔，新王嗣位，每別造宮殿以居。

狐綏雉鷺不相識，兄作蠻王妹作妃，歌哭死生金殿塔，果然白首竟同歸。

議政公卿集魯駭，垂胸金縷看誰多，趨朝致敬仍徒跣，不必因風想玉珂。

緬官議事公廡，謂之魯駭，一云魯上，王子王孫胸前垂金縷十六股，四大縷十二股餘有九股六股三股之差。

秉樞用事視疑丞，一品頭銜大縷稱，言動更聞留記注，史官直筆付金縷。

緬官以四大縷為極尊蓋其國相也，此外則有七縷官名皆以所管地為稱，除授皆不由考試，內官以次而升，外官可指捐而得之縷一云萬音之近也王左右亦有史官日記王言動授權中王不得啓視。

新街紐縷擁旌旄，聞代如何棄職逃，舊令尹疑新令尹，兩賢相詭避賢高。

新街官權如中國之督撫，惟受代之降一聞新官有信，舊官即逃去，否則為新官搗治拷掠罄其所有代已，蓋緬官無俸，內官食采地所出或取給於外官聽其貿易以取利為官資或司綱稅，許取什一之利，新官之拷治舊官蓋以查侵虧為名也，惟盈餘數多，及出私財進獻者得久任，紐縷新街官之長也漢商稱之曰大臣，紐一音繆音之近也。

緬國軍師白帽尖，誰將七寶為莊嚴，不須塵尾充談柄，撲扇輕揮手拂髻。

緬軍師服白鸚帽，銳其頂插真金花六朵，衣白大領大袖衣，垂真金縷六股用黑漆紙織，手執撲扇，緬官通執之，如古執圭笏也緬尚白王用曲柄白織，王子王孫衣飾以白，軍師雜用品官服制，而衣冠皆白蓋殊禮也。

守宮原有掌宮婆，形管分明記不訛，金轎不來金鑰冷，鸚哥花下教鸚哥。

緬王御妃有掌宮婆記註日期，有孕即報，王子多者數十人，正宮所生乃得繼位，餘以母寵為貴賤，鸚哥花

樹即刺桐花，滇緬皆有之。

海潮遙接九龍江，戰艦蠻王擁繡幢，莫鑿昆池追漢績，鯨鯢鱗甲氣全降。

緬王每歲七月內，操水兵于九龍之日王與妃王子王孫乘金漆船餘官乘紅黑等船教演而犒賞之為緬國大典。

緬王冬月自磨兵，白蓋雲低象陣成，撞布金花班賞罷，囊弓釋甲各歸耕。

每歲十一月內緬王戊服率王子王孫，親臨其國之演武廳，操練大小緬官及兵丁三日，賞賚有差緬兵無餉，

給田例自食其力，得厲兵於農之意，有事則兵自備芻糧，食盡則自退，一云其地近佛郎機，火器皆西洋製

長於水戰，步戰以象陣為先，號令甚嚴，勝則賞甚厚賜號為官負則殺無赦逃者孥，戮沒其家。

軍興各自峙芻糧，接濟何曾累緬王，蠻幕有烏師夜遁，誰知沙可唱籌量。

刑章簡約獄無疑，竹夾藤條立法奇，議貴議親難緩死，請渠入獲遂鴟夷。

緬法輕罪而縛撻以藤條，重則用竹夾兩腿不承則漸移而上至頸則死，拘禁有卡有水牢置重犯謂之丟桶，無

渣放等罪，親王大臣犯死罪封置壘中而沉之江。

胙筐椎埋厥罪均，那容道有拾遺人，藏金也不遺孫子，造搶珍莊待後身。

緬法盜賊許事主格殺不論失物於地，土官著賂，盜一針亦論死，富戶造塔埋金銀珠玉不使子孫知，天留待他生用，有所甚寶貴者則割臂藏之，用畢封口臂內隱隆起不以為害也。

不躬坐獄太無端，無認誠難聽也難，曲直未分先示罰，何如金矢入周官。

緬法鬪歐先動手者除曲直另議外，罰銀四兩入官傷人見血及持械者遞有加訴訟兩造，得以訟師代質讞定亦得另以訟師覆審翻案，但每訊必各出金銀入官耳。

森嚴酒禁別華夷，非為會聞酒詰詞，椰子排頭天酒熟，不妨時復一中之。

緬禁國人吸煙飲酒，漢商得自便，樹頭酒，聞出椰子樹，名椰瓢，一名岩瓢，而廣輿記載緬甸土產樹頭酒椰子，並列六樹頭酒樹類樹高五六丈，結實大如掌，土人以麪納罐中，懸置下，割實取汁成酒，其葉則具葉也寫緬書用之二說疑莫能也明廣輿記又載占城國俗飲椰子酒，滓泥國俗，婚聘先還椰酒彭亨國俗釀椰漿為酒此說當不妄。

怪是官巡六博場，牧豬奴戲費平章，輸贏均有官為政，比似催科孰短長。

緬國賭局設官管理，收頭，輸家不償銀由官用刑比追。

炊煙纔斷火頭來，帚縛鷄毛認冷灰，不似中朝寒食節，一年一吊介之推。

緬火禁嚴，民間炊飯後即滅火頭人查火以鷄毛帚攪灶

內，如有遺火即治以罪。

內商齊集漢人街，割玉穿珠日與偕，客長居然乘綠轎，與聞國政轄同儕。

漢商適甸俱集漢人街，設官料理，緬人有傷斃漢人者，

立置之法，漢人有犯則交客長管事解四內地辦理緬制

王子王孫乘平頂金轎下王一等，鑲玻璃九層，四大縵漆

貢新街繆繼以下乘綠轎，鑲玻璃有三層二層之差土司

帶兵官及各小官皆騎馬鞍飾以陰漆客長得乘綠轎。

相逢元日好相澆，浴佛餘波敬一瓢，天地生成如此水，澡身長得戴天朝。

緬俗歲有之淨水洗佛後，王五妃大小緬官，及軍民等

各以淨水交酒為慶賀禮如漢人以六月廿四日為火把節

其衣握松香遇人洒火把上謂奉敬一把火也廣輿記載火

州風俗，時節以水交澆，謂之壓陽氣，正與緬同。

齋月旃檀處處香，兩周甲子為經忙，本來佛法為蠻法，莫笑蠻王禮法王。

緬以五月至八月為齋月禁煙酒宰殺不嫁娶，不理詞訟

君民皆素服，初八十五二十三日以香花茶果供緬佛，十二月十五夜以香花糯米羹湯供佛，以除冬令君臣同

之。

燈籠八月補元宵，鷄蹴蓮花人似潮，銅鼓鑼同樂，霓裳譜好月宮遙。

緬俗八月自朔至晦城市皆張燈結紙旛縱民鮮服夜游，

如中國之元夕焉，身自漢唐來，皆進樂族中國章鼎所

進奉聖樂今已失傳，大清會典所載緬國大小樂器蓋中

闕有以文之彼國惟二琴簫笙銅鼓鑼之屬扮戲歌舞亦

婉轉可聽，國初葉井叔先生云余家舊有緬幣一，以杉

木離日平寸許，繞匝二三轉則有聲自遠而至，良久乃

止，必銅性使然也，見宋牧仲筠廊偶筆，迄今亦不聞

緬有此幣，井叔，名封，號葛廬，國初十子之一，

黃岡人，祖貫士嘉興，寄波籍，順治乙亥進士官登封

知縣升工部主事晚寓武昌縣以終其子道復，占武昌

籍，亦中進士，井叔詩文多散佚今漸無知者，附著於

此。

橄欖紛紛屋上拋，辟邪壓勝夜喧嘩，迎來祥瑞從今始，象特馴良虎不嘩。

九月日朝至晦，家立燈竿於門外，數不一，每竿掛燈一聯，其月望夜，各以橄欖拋擲屋上以除不祥，緬人能馭象，以家象致野象，如雉媒法，野象入阱，投以芻藻不食，有至月餘者，其芻則馴服如家象矣，有相象法，相其利主與否，不利主者仍縱之，利主者乃收養，或進之王，官大者王賜象，以象多者為富。

非蝌非篆自成章，貝葉經鈔孔雀王，字母倒排三十二，可能埠雅又埠蒼。

緬書自左至右字母三十二字，每字連十二字，一字又轉十二音，初學另有十九字為喉音。

書寫紅囊不用函，結繩封蠟印文嵌，菊花印識深深見，知是炎方幾品銜。

緬文移無函盛以紅布囊，結繩處封以紅蠟，上有印文為菊花樣。

鷄骨占年自古然，靈毛亦可測機先，不聞子父財官說，遑問先天與後天。

占卜用鷄骨茅草亦靈驗

圖識相傳有黑書，預推國難未能除，燕知戊己雞

知且，莫道蠻人智不如。

緬國舊有圖識，內有一千一百九十九年後三年無主之語，正孟阮輔國時也。

四蕊相兼一拇成，百鴉千痛數難明，算經茲古惟周髀，都是先天一畫生。

緬數名與中國殊，一曰得，二曰勒，三曰棟，五曰阿，六曰巧，七曰苦也，八曰喜，九曰果，十曰得且。千謂之痛，百謂之鴉。零用以鉛塊代錢，或以物交易銀銀兩以四為成數，四十兩為一砵，四兩為一亢，四錢為一甲，四分為一拇，一分為一蕊，亦讀若克買切，字書無此音義，蓋緬于漢文無正字，漢人客緬者以意假借之。

醫少成方乞佛靈，按摩兼學五禽形，藥師佛說無品，可識靈樞素問經。

緬俗病者多誦佛經施捨以禱，有按摩法，或用丸散，不服湯煎之劑，跌打損但飲臭魚汁。

火葬為尊水葬卑，戕生不得用茶毗，飛天爆火昇天去，正命如斯又一奇。

緬有水火二葬法，水葬置江中，火葬用火化，捨骨入罐瘞之不起墳亦無碑記，下賤及橫死者不得火化，又

緬人或以大竹長丈餘，實火藥其中放之，爆起空中，墜時或壞人屋，即向其家道喜，被擊死者，謂之成佛上天。

貼身抄子五花紋，男盡纏頭女桶裙，除却聽朝同講武，平時貴賤不曾分。

緬人以布或絹一端交纏于身，謂之抄子，男女通服之，朝服即加于其上男子不雜髮盤髻額角，以布一端裹首謂之套頭，其朝服之瓏帽，如中國演劇之中軍盔，必飾以珠寶耳，女子當頂心作大髻，上披抄子下圍桶羣不袴亦不裹足鞋如靴子禮服，王妃王子王孫妻，四大縵妻皆金冠飾以珠寶扣金衣，扣金桶裙，各緬官妻朝見正妃，素衣花桶裙，平時桶裙花素不拘色，自王妃至官民妻女無等，王常服亦與民不殊，桶一作統。東錦加琮金縷衣，人傳命婦見王妃，石村婆子常見，今進鮮魚比昨肥。

緬命婦每月數朝王妃，必有所進獻，不爲限，亦得見王。

漢宮窮袴不須縫，群布花攢摺百重，一樣吳姬雙白足，春山踏碎萬芙蓉。

女耳雖穿不用環，銀筒塞孔襯紅顏，緬官欲博盡

盧笑，且待春山射雉還。

緬女子穿耳成洞以金銀爲筒塞之。

徧體龍文仗繡鍼，織詩蠻布儻能吟，簫笙吹起炎荒月，不識人間有瑟琴。

緬人皆漆好事者以針刺身，成花卉鳥獸形，塗硃墨，以文多爲美。

男女婚姻易合離，合時學案定齊眉，一朝不合分飛去，又見鴛鴦宿別池。

緬俗嫁娶男女相見自議合，乃通媒妁，贅於女家，其奩具皆男家製也，王子王孫及大官家嫁娶，則造新屋，男女兩迎，雙雙俱至而成禮焉，婦事夫甚謹，飲食必跪而進之，如不相能亦易離也，男不願女出銀八兩，女不願男出銀十二兩，田產分有之，所生男歸其父，女歸其母，七日後夫別娶，婦別嫁，官聽之亦如是，夫獲婦姦於室中，許並姦夫殺之，不問他人獲之者，女罰銀二十四兩，聽就所暱，田產歸其夫，如緬官妻有犯，罰銀，倍之，王妃王孫妻彩女有犯一死不赦。

蠻部尤多水獮夷，三薰三沐日如斯，生兒便向寒泉洗，誰見金錢賜洗兒。

俗好水嬉，日再，三浴于溪澗中，所部水獮夷種類為多，生子即就溪澗洗之，子母俱無恙，緬王即位，亦行洗頭大禮。

諍父忠勞孝亦孤，薩鴉有女出菰蘆，能將一死存名教，此是南蠻大丈夫。

緬王孟既好微行，悅細民孟窩妹馬奴，納為妃，兄妹皆用事，孟既弟薩鴉布低有女，已許字王嫡子宰家們，及馬奴生女，欲奪其婚而以己女配之，薩鴉布底不聽，兄妹遂矯王命召之侍疾，將害之，謀洩，薩鴉布低懇於王，王賜金刀令得專殺，遂舉家夜過江，據渺穆地，令庶長子二人召集亡命，得數千人，妃與兄起兵捕擊為所敗，隨二月率家渡江，聲請君側，王願遜位，乃數孟窩罪沒其家驅令乞食，因奉王子宰家門而身輔之，時王子年未成童也，後二年王子被害，薩鴉布低襲王位更名孟阮，前王旋病卒，妃亦死，薩鴉布低舉兵時，某女力諫不聽，女庶兄亦謂女願作王妃，恐父奪王子位不利于己，女遂自經死，後二子害王子，逼父即位，旋以謀奪嫡為恩也，伏誅恩也，猶華言太子也。

一被黃單結佛緣，乃翁進食膝行前，齊東野語曾

顛倒佛法天倫豈兩全。

緬俗男子欲識字讀經，必送緬寺祝髮為緬和尚，其禮甚鉅，後願還俗，亦聽其便，王子有和尚師傅極尊貴，有犯死罪者求和尚以黃單覆之，即免死，度為和尚，衣食皆民供給，敬之如佛，各部落皆設竹樓以待，號曰家房，和尚至處其上，進食僅得至其下，稱和尚曰捧首，猶華言活佛，藏言呼圖克圖也，子為和尚其父亦頂禮進食膝行而前俟其食畢為退。

仔肩重任不勝擔，鰲井相忘蠟戴堪，和尚偶來還頂禮，憑何願力佛同龕。

緬人不善擔荷，重物則以頭戴之。

琥珀杯盤翡翠屏，更傳模狗出鴉青，此鄉多寶曾非寶，中土才多乃地靈。

緬甸土產玉石出猛供，寶石出模壁，其琥珀，出挾邊，鴉青石，出模狗，琥珀出戶拱，銀出老銀廠鉛錫出木邦，黃絲出洞烏，燕窩出漾貢，石油出夜攤井，其井共卅二眼白石出磁木綿雜糧翠皮阿芙蓉所在有之。

黑鱗在沼象耕田，鱗可綸求象可牽，更說晚山清入畫，芭蕉花下麝香眠。

緬王國有池養鱗，俗曰癡虎，形黑如蚪龍，無鱗甲，



池圍以鐵檻，有重罪者投飼癡虎，其物能大能小，或失所在，典守者卜得其方，以絲投水中，即繫起携歸，地亦產麝香。

服象纒歸報朝犀，深山還欲博狡狎，天朝聖德周人物，殿閣梧桐許鳳栖。

緬產多象多熊，有犀有兕，狡狎即獅子，出西番緬間有之。

騎馬何如騎象豪，腰橫百鍊野夷刀，據鞍拇夾雙紅豆，轉笑華人撥箠勞。

騰緬之間有野夷，無君長，好刮奪，生子時，人以鐵埋土中，歲煨練之，及長，以為佩刀，其利非常，緬人騎馬不用鐙，以紅扁豆懸鞍側夾之。拇指間代之。

象簾誰安白玉牀，氈毼藉地衣更長，朝來飯黍都無箸，方食聞雷也不妨。

緬人坐皆席地，臥亦無牀褥，貴者以氈藉地，賤則藉藁而已。

果食甘蔗易惹沾，緬茄緬豆不登鶯，扶留藤共檳榔嚼，不似波羅蜜味甜。

緬地芭蕉開花結果，果大如輪，或如盤，盤數十瓣瓣大

如肥阜茨，有觚稜食之味甘易起瘡，緬茄小纒如蠶豆之大者，緬紅扁豆則大如杯，徑一寸，圍三寸許，皆不中食，可作佩扶留藤，即滇人所謂葦支也，文選三都賦注云，扶留藤緣木而生，味辛可食，食扶留者，斷破之，長寸許，以合石糞灰，與檳榔並咀之，口中赤如血，始與以南皆有之，選註又云，蒟醬緣樹而生，其子如桑椹，熟時正青，長二三寸，以蜜藏而食之，辛者溫調五臟，廣輿記，永昌土產，乃云，蕒葉藤葉似葛蔓，附于樹可為醬，即漢書所謂蒟醬也，實似桑椹，皮黑肉白，味辛，合檳榔食之，禦瘴氣，合蒟醬蕒葉，藤葉為一，廣輿記之誤也。

熊膽，慎莫相遭橄欖刀。熊膽，慎莫相遭橄欖刀。熊膽，慎莫相遭橄欖刀。

熊膽，慎莫相遭橄欖刀。熊膽，慎莫相遭橄欖刀。熊膽，慎莫相遭橄欖刀。

夷人掘大蠶食之，以為殊品，竹鼠大免食之美千崖土司境亦有之，滇緬人喜食蚱蜢，緬或以供王膳。

椒呢何煩七七遭，緊皮藥好不膚撓，儘教強似芭蕉膽，慎莫相遭橄欖刀。

夷人取胡椒四十九斤，擣而呪之，去其碎者再擣再呪，至四十九日，收不碎者藏之，遇難合口中，刀箭不傷緊皮葉樹聞似合歡樹，但其根有粘糯之分，取其根為葉可辟兵，然以橄欖汁塗刀，割之無不傷者，滇

不傷緊皮葉樹聞似合歡樹，但其根有粘糯之分，取其根為葉可辟兵，然以橄欖汁塗刀，割之無不傷者，滇

緬所謂橄欖實餘甘子，形圓如李核有稜非一名忠果，一名青果，形尖之橄欖也，芭蕉膽夷人於芭蕉老林中候之，蕉心中有物，夜作聲條上下者其上急斷之，承以金盤凝為膽，佩之，或封臂肉中，可辟火燬，斷時，毋令入土，入土則不可得矣，佩芭蕉膽者，惟不能固顛門，賺令俯首而礮擊其顛門則無效。

壯藥誰傳小鐵牛，蠻爭不畏捧當頭，儻教不喝當頭棒，救死須求水一甌。

小鐵牛草藥名，服之能拒管杖，然不管杖則偏體青紫，九竅流血而死，領地漿，或澆溺可解，又有草藥名黑心大解，能解諸藥，但服過此藥後，遇有疾，服藥皆無效，如大理所出之都納，藥肆不敢蓄，亦以能解諸藥也。

化驢化虎使人迷，象脚難勝鐵蒺藜，蒙肚花燔休放歹，香櫟散乞一刀圭。

夷人能幻化，或為虎，使人驚走，取其貨，或為驢，負人走，或為牛矢他物皆能使人迷惘，或咒牛皮小如食物，置食物中，人食之，至期脹滿，求救索重金，乃以藥物解之，否則死，毒人謂之放歹，蒙肚花置食中，令人發狂而死，明有土酋毒天使，雷大燔其樹，見雲南通志，日服香櫟末一刀圭，遇毒則吐出無害。

昔有人適夷方，夷人毒之十二次而不死者用此方也，見永昌府志鐵蒺藜以鐵為之，能制象。

物怪炎方不盡書，鷄垂象鼻竹為魚，臺駝遠拜天王賜，又怪峰高象不如。

緬產有象鼻鷄，鼻長五寸許，又木化石，竹化魚，又有白猿，白鳩白雉，白鸚鵡緬國貢象之年，天朝賞以臺駝，緬人甚珍之，然非其土性難畜蓋緬地熱臺駝喜寒而惡熱也。

阿瓦城南水向東，西南海國道原通，大盈中畫中朝界，總在光天覆霧中。

緬境九龍經其南，大盈江在其北。

九鈕城焚夾道香，南人從此觀天章，珍珠手串旌恭順，世守坤維異姓王。

九鈕城，離阿瓦四程，乾隆五十五年緬王孟隕恭迎詔使於此。

七國諸司願附庸，重王曾受大朝封，世傳開國黃金印，還籍聲靈壓九龍。

舊傳緬屬國十八，部落二百九十八，今稱屬國七，曰魏薩離，曰格色，曰魚看，曰約，曰得冷，即得楞，曰羣，曰有得亞，土司九十九，其最著木邦錫卜漾貢

蠻暮爲緬膏腹壤焉。

傳聞漾貢燕窩山，陷入紅毛又奪還，各有封疆宜世守，休令蠶食到諸蠻。

緬王孟阮時與紅毛搆兵，漾貢燕窩山爲紅毛所奪，設兵戍之，及孟阮襲位奪還漾貢，驅其戍兵紅毛不敢與爭。

中國恩威長且懷，莫因險遠化狼豺，祈天爲汝消炎瘴，長綴諸藩舞兩階。

鳳洲曾譯旅葵文，四裔咸賓字體分，柱史西來關紫氣，安邊兼策管城勳。

王弇州在四譯館時，以外國書寫旅葵文，明王慎德四夷咸賓八字，內有緬甸書，見四部稿，彭于蕃太史守騰越時，聞永昌，哨匪滋事，急調練勇扼路江截其後路，並撤近邊各土司，填固所守，毋令假道逸出，夷方永昌案犯，不得引野夷內犯，及亡歸夷者，于蕃太史之力也，戊申元日蠻暮土司遣目述緬王意，詢永昌事，于蕃查而遣之，移文蠻暮，使轉謝焉，緬述一書卽詰土目及譯者語，命小吏書之者也。

緬述老彭述也，衍而爲詩亦述也，述得諸聞，聞則述之，間相矛盾兩存之，不及覈，以未嘗履其地也，詩

凡六十四章，法重卦也，體近竹枝，不曰竹枝者，不欲比巴人也，嘉其恭順而抑其剽悍，美其忠孝而諷其敦瀆，進其文明而矜其椎魯。望其富強而慮其衰弱，順逆禍福之原是非邪正之辯，蓋詳哉乎其言之，豈惟緬國之爲，亦因以固吾圉也，偶及巫蠱魘毒，必言其所受制，奪其所恃而示以所畏，小用之，宣公集古之方也，大用之，宋人不龜手之藥也，我天朝重熙累洽，聲教旁敷，緬國世守藩封獻琛奉贄，雖方隅僻處，正朔未通，而涵詠聖涯，至深且久，自今以往，安知不文物聲明，比於腹地哉，詩衍於貴州道中，書於五溪舟中，附緬述後，猶鄉宮之於魯，陳蔡之於楚也，大清道光二十有八年冬十月之吉，賜進士出身，誥授奉直大夫兵部職方司行走主事武昌王家璧撰並跋。

長白寶竹坡(廷)侍郎，光緒壬午。簡福建鄉試正考官。試竣。歸途經浙江衢州。納江山船女檀香爲妾。自行檢舉。原疏附片有云。「：再九姓漁船。始自明代。卽今之所謂江山船也。錢塘江中。歷來官員往返。皆乘此船。舍此無他船可乘也。奴才典閩試歸。至浙江衢州地方。地方官代備坐船。舟人有女年已十八。奴才已故弟兄五人。皆無嗣。奴才僅有二子。不敷分繼。遂買爲妾。當時謂試竣差旋。無所關防。過後自思。終屬不合。後悔無及。奴才以直言事朝廷。屢蒙恩眷。他人有罪則言之。己有罪則不言。何以爲直。既已謬誤於前。若再斂隱於後。獲罪更深。更無以仰對高厚。用敢不顧罪戾。自行檢

## 天和閣聯話

慎言

舉。請旨從重懲辦。以爲鑒戒。……」疏上，奉旨革職。侍郎著有詩集，題曰。宗室一家草。或嘲以一聯云：「宗室一家名土草」，「江山九姓美人麻。」曾孟樸著學海花。曾摭入此聯。而訛一家爲八旗。蓋未知其出處也。侍郎在光緒初年。與閩縣陳太傅，豐潤張佩綸。順德鄧承修。號稱四諫。直聲震天下，樹怨亦多。一時有清流之目。及李高陽去位。朝局一變。侍郎知幾。故借納妾自劾。罷官後。益放誕不羈。縱情詩酒。嘗裹糧入畿輔東西諸山。題詠殆遍。晚歲貧乏卒。閩縣陳石遺(衍)世丈，侍郎壬午典閩所得士也，輒以聯云「品望邁洽亭鐵君，年來藍田屏居。夜半蒼茫射猛虎。」題詩遍戒壇盤谷。他日

平山重過。壁間飛動見龍蛇。」

咸豐戊午順天鄉試。正考官爲柏相榜發，輿論譁然。時天津焦桂樵（佑瀛）以五品卿，充軍機領班章京爲其太夫人壽。觴客於湖廣會館。朝桂半在座。程榜香（庭桂）侍郎，爲是科副主考。偶談及闈內正考官柏中堂有改換中卷事。載垣端華肅順，夙與柏相不和。思欲中傷之。會御史孟傳金奏第七名舉人平齡。素係優伶。不諳文理。請推治。文宗派大臣覆勘中式硃墨卷。簽出詩文悖謬之卷甚多。載垣等乘間聳動。下柏相家人斬祥於獄。旋褫柏相職。特派載垣端華全慶陳孚恩會訊。獄成。柏與同考官浦安。新中試舉人羅鴻禔。交通關節居間人李鶴齡。應同棄市。文宗流涕曰：「宰執重臣，豈能遽殺耶！」肅順言。此殺考官。非殺宰輔。卒如議。實則此案柏相固受賄。罪或不至死。卒罹大辟，天下哀之。時朝綱嚴，因此案株連甚多，都城內外。無敢以科場爲言者。柏相死。知交輓章頗難著筆。既不能褒。又不可貶。其同署僚友。公輓一聯。殊爲得體聯云。「其生也榮。其死也哀。雨露冰霜皆帝德。」。「臣門如市。臣心如水。皇天后土鑒孤忠」。

乙卯山西鄉試，主考官胡泰。副主考官林壬。首藝爲子華使於齊全章。是科元作頗多語病。破題首句云。「古道可風」，中兩小比有云「今夫泰山之雲不崇朝，而雨徧天下。其量溥也。儒生之量不出戶，而涵蓋群生。其志大也。」於是有人集卷中句。作一聯以嘲胡林云：「林鳩亂喚泰山雨」。「胡馬悲嘶古道風。」又乙酉江南鄉試，監臨官爲譚「鈞培」，譚字「次初」。不諳科場則例。妄令考生須自携考具。不得他人送場。點名時，考生譁然。秩序大亂。有人作聯嘲之云：「二百年擅改天章。初次毫無倫次」。「數萬生自持考具。鈞培大不栽培。」又光緒末季。某公以外務部左丞簡放江南副考官。撤棘日，值劉忠誠祠落成，某題一聯云：「可託六尺孤。可寄百里命。公無愧焉。君子歎君子也。」。「因保半壁地，遂安九廟靈。功誠偉矣。如其仁如其仁」。歎署頭品頂戴外務部左丞江南鄉試副考官某某。有某氏戲襲

其語成一聯嘖之。聯云：「本是外務部。來充副考官。運亦佳哉。頭品歟。頭品也。」「硬寫論語句，挂在忠誠祠。膽莫大矣。笑死人。笑死人。」亦可謂諛而虐矣。

龔藹仁(易圖)方伯。己未通籍。歷官內外二十年。於己卯由海關道任滿。暫乞假歸田。在福州烏石山積翠寺。買山築雙驂園別墅。頗具亭臺花木之勝。方伯題一聯云：「二十射策。三十典軍。四十暫歸田。捧檄爲高堂。莫怪北山笑我。」有宅一區。有田數畝。有書五萬卷。携琴成舊約。曾從東海移情。一又園中手植荔枝百株。方伯復撰一聯云：「平生最喜說東坡。日啖荔枝三百顆。」天下幾人學杜甫。安得廣廈千萬間。」此二聯極膾炙人口。又方伯住宅在福州城內北門頂。佔地十畝。極池沼山石之勝。所撰楹聯。佳句甚多。惜去鄉日久。不能復舉矣。

林文忠公因鴉片之役獲譴。謫伊犁。在戍所。听夕躬率軍民。開渠引流。墾復荒地萬餘頃。至今民食其利。公在伊江。與關中友人書云：「謫所陞伏。已逾兩載。得歸與否。聽諸運數。不以妄想。泪其心神。惟夙疾未損。當此絕塞苦寒。只於折脚鑄邊。燒敗車薪。煨脫粟飯。且復過此殘冬耳。」又云：此間有墾復荒地之事。弟既在効力。不敢置身事外。當亦隨衆捐辦工程。然已聲明。不敢邀恩。非有希冀之念也。」淡泊明志。公忠體國。尤非常人所可及。當公奉荷戈伊犁之命。眷屬未能南歸。羈留陝省。公子楫之(汝舟)編修。與三四兩弟。輪流赴戍所隨侍。迨奉賜環之命。杖陝甘總制，楫之編修始入都散館供職。梁蔭林中丞贈公一聯云：「麟閣待勞臣，最難西域生還，萬頃開荒成偉績。」鳳池貽令子。喜聽東山復起。一門濟美報清時。」

長樂林錫三(天齡)閣學。同治間。以左庶子值弘德殿，與高陽李鴻藻相國。同爲穆宗師傅。閣學性懇直。好直言。疏陳罷土木等十事。題忤旨。會慈禧太后微聞穆宗好私遊。一日召見師傅。垂詢皇上課業。閣學奏對涉及載激引誘事。慈禧繼又召見軍機大臣。恭王退語閣學曰：「吾子不善，易弗告我。遽

以上聞？」言時雖無愠色。心實銜之。因欲擠閣學外放。適江西九江道缺出。議以閣學題補。高陽相國時兼軍機大臣。以非朝廷體制所宜，（清制翰林官至庶子，卽爲京堂，例不外簡府道）力爭之。改簡江蘇學政。旨下。朝士驚異。閣學簡放後。遷侍講學士。轉侍讀學士。在江南督學。聯任五年。未進一級。光緒戊寅卒於任。當閣學在任時。曾延閩縣陳儼夫孝廉課其子。未至而閣學歿。孝廉輓以聯云：「先皇尙北面尊師。度在人亡。倘朝端故笏興思。史館他年應補傳。」「長者以西賓遲我。情深緣淺。悵江上扁舟相訪。燈窗中夜讀遺書。」又薩謙臣（祖型）孝廉輓一聯云：「風義感平生。憶滿地黃塵。太行西去。扁舟明月。歇浦東歸。情重身輕。願我無緣酬厚誼。」「遭逢真特達。正延英講論。啓沃承明。淮海文章。主持雅化。道長運短，哭君豈獨在知交。」措辭命意。亦極含蓄也。

長樂林新猛（是夔）錫三閣學之孫，貽書提學第五子。家學淵源。工書善奕。夙病肺。每晨常至公園散步。甲戌三月。方在中央公園疎散。疾猝發。嘔血昏厥。醫至不及救。年纔三十七。知交無不悼惜。螺江陳太傅輓以聯云：「孝友一生。可堪病與才妨。善奕工書都損性。」「幽明俄頃。坐看人隨春去。落花啼鳥總鎖魂。」又王彥和姊丈輓一聯云：「覆棋燈下甫經宵。魂魄何之。對局可勝元歎痛。」「行藥花前未移晷，幽明頓隔。撫尸難慰令嫻哀。」貽書提學善奕。新猛爲王妹婿。故聯語云然。

林琴南先生，壬午孝廉，年少里居。任俠尙義。弛听不羈。中年入京師講學。從者頗衆。嘗與魏易會宗鞏諸君。合譯歐西小說。都百五十餘種。風行一時。晚歲目睹世變。眷念舊朝。每陵祭日。無間風雪。必至梁格莊。隨班謁陵寢。守陵梁文忠（鼎芬）曾命之抱甕跪灌陵柏。先生每與人道及。輒歔歔不置。謂遺民之歲月偏長。某將軍震其名。欲辟之。不應。以畫自給。卒年將八十。螺江陳太傅輓以聯云：「由俠入儒。晚節猶能師顧絳。」「因文見道。諸家原不廢虞初」。郭春榆宮保，極賞此聯。謂無一字不切合也。

潘耀如（炳年）太守年老通籍後。在翰苑垂十年始外放。官京師時。清貧特甚。德配吳夫人精翰墨。賢慧善持家。於十二月卒於京邸。時林穎叔方伯。方賦悼亡。輓以聯云：「寫韻佐清貧。夢化彩雲。吳女一燈凄似豆。」悼亡同感賦。寒飄臘雪。潘郎兩鬢欲成絲。」

瞿文慎夫人以庚午卒於北都。時哲嗣兌之方奉安輿也。王志庵文書衡挽以聯云：「舊夢憶東京。屈指名媛。知不讓珍浦清才。經樓釀福。仙班返南嶽。承歡令子。已親見公休穆行叔黨高文。」蓋瞿母夙擅文學名。工分隸。借文慎按試各省。所至勒石名山。文采照耀。與阮文達繼配孔夫人身世極相似也。

林文忠之曾孫季武太史。早躋翰苑。旋歷重瀛。雅望清才。未得暢其抱負。年未六十已以病廢。支離床褥者數年。年六十三而卒。其姨甥兌之挽之云：「敬宜灌佛。崇德鼓琴。零落外家。遺後定昌階下筍。方朔長飢。杜陵坐痺。艱難客鬢。望鄉應偃隴頭松。」用黃山谷聽姨母崇德君鼓琴事。可稱典切。兌之長於史學。故其文學多含故實。聯語亦然。曾見其挽錢君錫寶一聯云：「似高大夫隨便因立功名。何堪追論維州。回首籌邊樓上。比杜工部流寓倍傷離亂。等是無情湘水。銷魂招屈亭前。」錢曾隨使西藏。晚寓湘潭。故云。此聯驅遣故實運化無痕。情文相生。不媿老輩風格。又前年挽其外姑聶太夫人云。「閨中承聖相親傳。天與遐齡。一代女宗留正學。海內今橫流靡止。我慙偷活。卅年慈覆負深。」聶母為曾文正季女。海內識為崇德老人者。有年譜行世。為一代女師。年過九旬。福德無兩。此聯雖短語。亦自凝重合身分。兌之自言為友人代撰之聯尤多。皆不存稿。其中定多佳製。



# 歲晏居詩話

兌之

歲 晏 居 詩 話

庚子一役。神人共憤。今相距四十餘年。當時幾許悲歡離合之事。除故都耆舊而外。恐無人更縈憶矣。就中珍妃殉難一事最足感人。是年詞翰知名之士競爲庚子落葉詞以詠之。尤以曾重伯廣鈞之作爲傳誦最廣。吳肇甫日記中載之云。甄宮一夕淪秦璽。疏勒千年出漢泉。鳳尾檀槽陪玉椀。龍香瓔珞護金鈿。文鸞去日紅爲淚。輕鳳仙時紫作烟。十月帝城飛木葉。更於何處聽哀蟬。赤欄迴合翠淪漪。弟子精靈化鳥歸。重壁招魂傷穆滿。漸臺持節召真妃。清明寒食年年恨。城郭人民事事非。湘瑟流哀彈別鳳。寒魚哀雁盡驚飛。銀牀玉露冷金鳧。碧化長虹轉轆轤。姑惡聲聲啼苦竹。子規夜夜叫蒼梧。巨耐雪昭訓。殉國爭憐鄭寶符。料得瓊環歸月下。滿身星斗泣紅蕖。橫汾天子家何在。姑射仙人雪未消。恨海千齡猶化石。柔鄉三尺不通潮。薛虹垂處憐華綬。漢月圓時照翠翹。八節四時佳麗夕。倩魂應上繡漪橋。朱雀烏衣巷戰場。白龍魚服出邊牆。鷗波亭畔佳期盡。魚藻宮中歲月長。水殿可憐珠宛轉。冰綃贏得玉淒涼。君王若問三生果。滿驛梨花繞佛堂。王母傳籌擁桂旗。閨門宣謝闕教遲。漢家法度天難問。敵國文明佛不知。十宅少人簪白柰。六宮同日策青驪。玉孃湖上粘天草。祇託微波殺卷施。天文東策王良馬。地絡西摧蜀后蛇。苔甃自來涵聖澤。桂綸今日網名家。蕙蘭弔影傷瓊樹。河漢回心溼絳紗。浣局也憐人薄命。停砧爭拾像生花。小海停歌山罷舞。芙蓉獵獵鯉魚風。璇臺戰鼓驚朱鷺。瑤席新香割綠熊。魂魄歸依秦鳳輦。聖明終屬晉蛟宮。景陽樓下胭脂水。神嶽秋毫事不同。簾外晚風吹碧桃。未央前殿咽秦簫。

石華廣袖誰曾攬。沈水奇香定未燒。荷露有情拋粉淚。菱波無賴學纖腰。蝶裙枉繡留仙褶。(旗人不著羅。碧海清流任寂寥。姊弟雙飛入望仙。鳳閣元自賜恩偏。賞花夕夕隨銅輦。鬥草朝朝費玉錢。東蘊漸逢投杼感。細荆曾感脫簪賢。身名祇合埋青史。何水何山認墓田。)

檢刊本環天室詩後集。其第四首改作末首。薛虹二句改作青羊領底憐珠襍。白馬濤頭弔翠翹。第七首院局也憐人薄命停砧爭拾像生花。改作狄女也憐人薄命繞關爭掛像生花。尤與事實相合。第九首末句改作雲袍枉繡留仙褶白石清泉任寂寥。蓋用吳君之說也。第十首束縑二句改作秦苑綠蕪催夕照梁園春雪憶華年。清空一氣。遠勝原句。秦苑綠蕪係次年將同鑾時語氣耳。然集中增爲十二首，通是役前後情事言之。亦不嫌也。又其中小小訂正。亦後勝於前。如殉國爭憐鄭寶符改作李寶符。鷗波亭畔佳期盡作亭外風光慘是也。

白雨齋詞話引蝓蝓離記，載粵妓張八重頭善薩蠻云，今宵屋挂前宵月，前年鏡入新年髮，芳心不共芳時歇，草色洞庭南，送君花滿潭，別君花豈堪。綺窗臨水岸，有鳥當窗喚。上水春帆亂，游蝶化行衣，行人游未歸，蓬飛魂更飛。柔情宛轉，生面獨開，音節三妙，全在增一句便覺此調應如此作，自我作古，有何不可。又粵妓袁九曳脚望江南云，無人到，花外已聞倒桂一聲聲，往事都隨商女笑，新詩要掩大家名，乞得情人小字篆雙成。亦其體也。

崇效寺智朴和尚青松紅杏圖久膾炙人口。余於庚辰春看花寺中因索觀焉。卷幾如牛腰。裝潢已泯敝。細審清初諸老所題皆無甚精采。蓋真跡已裁去別藏。惟隔水綾上字尙真耳。嘉道以後所題乃有佳者。曾文正一絕云。春花猶是昔年紅。爛漫繁枝照碧空。定惠道人無一事。獨依松下聽清風。同治庚十月正公六十賜壽以入覲留京也。此詩未載入詩集及日記。無不錄出恐後人遂無知者矣。越縵有壬午兩次題。後題正其捐館之年。老筆頽唐。而真氣猶瀰滿。誠有過人者。惜寺僧耽々於旁。不欲余有所私錄。其實一

破剝僻在城南。誰復如承平時士大夫肯以尋幽讀畫爲事者。此卷將來不知能長存天壤否耳。

翁覃溪與錢籀石交誼最深。而詩亦相似。後初齋集中有云。昔與蘧石隣巷論詩。每清晨款戶者。不問而知錢兄詩草來也。蘧石兩典江西試皆有詩。覃溪亦有陪趙鹿泉大理祥厚齋吏部燕集百花洲和錢宮傳韻其次首云。藥榜題來竹管斑。人如菊淡意蕭閒。九旬秋又重陽過。三十年追舊侶攀。青眼廬峯還識面。素心老友對開顏。使星幾箇同岑客。重憶盧劉看奧山。注云。乙酉秋予視學粵東。盧抱經學士劉象山吏部典試於粵。同登粵王臺。置酒賦詩。予詩有使星恰得同年到。尊酒江山眼倍明之句。詩境亦極似蘧石。覃溪集中多題泳古蹟碑帖金石之詩。故人皆意其詩境稍狹。實不然也。集中屢自注云。予自廣州出試潮州嘉應諸郡。造小舟。題曰葦齋。今三十年矣。聞其舟尙在嘉應渡口。亦極韻事。

長沙王閣學先謙墓述宏富。近代罕見。而不以詩名。余篋中藏其手寫詩一首。題云爽秋以曹郎供職譯署。意下自得。自天津歸。垂示詩卷。作此慰之。卽題甚集。次趙桐孫贈爽秋元韻。下邳橋頭逢褐父。淮陰乃受少年侮。吞聲詘節化侯王。從古高才出泥土。爲郎執戟非不達。況復折衝預尊俎。但令豪髮裨國家。世態低昂焉足數。多君文章富巨贊。欲變蠻夷鄒魯。爾來天意轉蒼茫。坐見藩籬隳北戶。戎心狡啓窟營兔。將略空夸穴門鼠。清談宴坐彼何人鈎。撫微細徒毛舉。紛紛梁肉盡一概。鬱鬱胸膈何由吐。名章俊語發道妙。洞微有似扎穿弩。萬象皆資緣性定。一餅垂老知吟苦。(原注君兄夢君老禿爲天目西庵老僧因謂君曰汝二十年來一餅一鉢亦垂垂老矣後何求於世哉君因名其集曰一鉢集)昨陪使節折津游。事秘莫知高淪沮。歸裝賴有詩卷壓。不負此行差自許。朝衣莫學宏景挂。(原注君歲首以徑欲衣冠挂神武榜於門)清絃聊爲鍾期撫。較量千古定誰賢。(原注前夜偶論往時戲取入詩)仰視青天豁眉宇。錄以見一時佚事。

姚惜抱書法與詩皆絕詣。而世人徒稱道其古文。余最喜其咸陽渚官洛陽越臺四首云。祈年宮外八川流。輦道環通維州。萬里徧霜蠶橫碧海。六王鍾鼓在朱樓。地中闕表終南肺。天上城開太華旒。獨令上林詞賦客。曲江蕭瑟下勝愁。樓觀雲陽入杳冥。西東門對楚山青。錦帆暮雨迴江渚。鳴籟雄風起洞庭。北望六雙飛隴雁。西來五尺困蜻蜒。渚宮衰草秋風裏。愁絕當年帝女靈。洛陽形勝匹西秦。累葉章陵氣尚新。甲第雙嶠如黽谷。芳林九派似江瀕。生前父有張常侍。死後而還史道人。借問西園冠蓋盡。溼螢飛暗小平津。臣佗事漢抱孫年。滄海無波阜井廛。嶺嶠春臺餘德帳。牂柯秋水下樓船。空詢萬里番禺醬。不及千金好時田。一自建章荆棘後。越巫方更與誰傳。題云效西崑。其實疎蕩勝之。

歐陽公作文務從簡古。世所傳逸馬殺犬於道之例。誠意賅而文簡。然文章之道。繁簡因時。有損一字而失其義者。有損一字而失其美者。例如新唐書狄仁傑傳。武后召謂曰。朕數夢雙陸不勝何也。於是仁傑與王方慶俱在二人同辭對曰。雙陸不勝無子也。按雲谷雜記引狄仁傑家傳云。雙陸輸者。蓋宮中無子也。又引唐國史補亦云。宮中無子之象。又案雙陸譜云。雙陸局率以六爲限。其法左右皆十二路。號曰梁。白黑各十五馬。用骰子如其采行。白馬自右歸左。黑馬自左歸右。以前一梁爲門。後六梁爲宮。馬歸梁謂之入宮。宮中有子則勝。無子則不勝。則仁傑與方慶之對。當云雙陸不勝宮中無子也。歐公節去宮中二字。損其義矣。又客齋五筆謂楊虞卿兄弟恃李宗閱勢。爲人所奔向。當時爲之語曰。欲入勢場先向蘇張。蘇張尙可三場殺我。新書減去先字。李德裕賜河北三鎮詔曰。勿爲子孫之謀。欲存輔車之勢。新書減去欲字。皆失其美矣。

安吉吳昌碩詩爲畫名所掩。其實作畫始自中年。特以金石意行之。一洗凡艷。故爲佳耳。其詩頗有清冷之味。五律如坐雨云。窗外雨如鏃。驟涼生葛衣。滿庭蕉葉大。坐草茹飛。興賴殘書遣。秋遲一雁稀。虛舟何處著。江海願同歸。七絕如太湖曉發云。野店投荒三四間。渡頭齊放打魚船。數聲鴻雁雨初

歌。七十二峯青自然。余嘗見其手書屏風一幅。錄自作滬瀆懷古各詩七律。典茂沈雄。直是學人之詩。非徒以別趣勝者。惜世人少知之。

宋蘇召叟泗金陵雜感二百首爲自來弔古之鉅製。尋常談建業掌故者亦多未知之。羅舉故實之中又饒疏勇之致。後人不易及也。蘇爲山陰人。有冷然閣集。錄其中數首如下。玉麟堂下雨絲絲。過了春風一半時。行到水鄉應底事。黃鶯飛上杏花枝。朱雀街頭觀闕江。角門東畔好春風。人家一樣垂楊柳。種了宮牆自不同。小小游車四面紅。美人花貌映玲瓏。隨車更有郎行馬。散入鍾山十里松。萬籟深深待駕臨。府藏戈甲庫藏金。規恢畫餅翻成癖。辜負先皇一片心。南位之南下曲街。畫羅窗戶隔紅梅。方方丈石平如掌。曾是官家拜斗來。小小規模似禁中。分明夏禹欲卑宮。白頭官吏知年幾。猶指屏風說孝宗。伯玉文章一世雄。買碑人去更無蹤。欲尋水館風亭處。只在西門折柳東。蘼蕪澗邊春草青。桃葉渡頭江水生。女郎到此歇一曲。不盡今來古往情。石頭城上更高層。與客携壺試一登。屈曲江流學秦篆。春風應似李陽冰。四望庭中四望花。青春那屬外人家。中間更著垂垂柳。自倚東風待翠華。龍光寺裏只孤僧。玄武湖如掌樣平。更上雞籠山上望。一間茅屋晉諸陵。謝公遺家尙陂陀。絲竹中年好若何。亦到舊時携妓處。野人行歸婦行歌。白石橋邊白字碑。康王神道定爲誰。路旁借問無人識。自滴村醪醉鮮龜。清骨標靈爾許奇。翩翩白馬去何之。廟門貼在煙雲上。此是江東第一祠。白日相思可奈何。青春三月已無多。桃花風急鯉魚老。獨上臺城聽踏歌。青漆樓亭制作奇。當書純不用琉璃。東昏幸自嗤梁武。不道東昏更可嗤。臨春何在只桑麻。法室叢篁間杏花。舊日此間向泰寺。曾將龍袞換袈裟。元帥中軍展將旗。軍中新刺好男兒。風雲陣法秋豪識。前日兵興便不知。縛屋牽牛旋旋歸。淮邊綠野盡耕犁。刀弓武備何曾識。只是當年田舍兒。州衙三面接秦淮。臨水朱門一半開。却是浙中無此意。江鷗飛舞入城來。潮水縈迴御水通。垂楊照影綠茸茸。天生此地非疏鑿。未必錢唐似此中。一萬強人犯海陵。可憐談笑陷官兵。張劉韓兵

今何在。塞上將軍總有名。多少橫尸疊似樓。官人早晚解江頭。淮南已似無聊甚。行到江東剗地愁。城南二里楚江陵。吳帝名爲石首城。如今土隴無青草。笑殺當時何必爭。東門草色綠匆匆。游女行尋郎馬蹤。雞魚不到吳大帝。籤卜爭求梁寶公。小蓋高肩翼蔽無。鍾山寺裏換藍輿。相逢舉止無羞澀。一段風流似上都。詩中之玉麟堂朱雀街角門宮牆皆言南唐宮闕遺址。青漆樓亭則六朝遺製。元帥淮邊等則言宋之防金也。小小游車東門草色。寫南宋仕女嬉游之盛。令人神王。

何子貞論書之語見於其詩者。一曰主膏。題戴醇士畫冊云。靈楮必靈墨。靈筆兼靈思。萬事靈勝滑。此語學道資。是也。二主懸臂。其媛臂翁詩云。書律本與射理同。貴在懸臂能圓空。以簡馭繁靜制動。四面滿足吾居中。李將軍射本天授。媛臂豈止兩臂通。氣自踵息極指頂。屈伸進退皆玲瓏。平居習書頗悟此。將四十載無成功。三主直接篆隸。其題黑女誌詩云。肄書搜盡北朝碑。楷法原從隸法遺。棊几名香供黑女。一生微尙幾人知。其題廟堂碑詩。云真行原自隸分波。根抵還求篆籀躡。豎直橫平生變化。未須歌側效虞戈。又屢於詩文發痛詆永興側筆取妍之論。女主用柔豪。其題爭坐位帖云。柔豪硬紙寫無停。文采當時動大廷。媛臂今成強弩末。且論書與後生聽。今世所傳何書所鈐印章數十年如一。亦從不鈐他章。然貞翁實印人也。詩集有詩題云。偶與仲弟研芸爲周子堅作小印數方。蒙以小詞招飲。詩有云。我家兄弟夙好此。操刀未敢同兒嬉。又有詩題云。舟中無事出手鑲印觀之。詩有云。平生諸嗜好此一去嗟無還。惟餘切磋友。置我金石間。琳琅遍資購。刻鏤未憚艱。蓋其少壯時結習。中年以後或不復爲矣。貞翁本不能畫。然亦偶有題畫之詩。蓋偶一作之。自蜀游後尤喜畫蘭。緣其書法入神。故亦推廣之於畫也。其題畫蘭詩有云。千鈞腕力助花開。石未成形且補苔。又云。幽蘭生性無常格。非葉非花古籀書。頗欲出奇錢鄭外。盡情揮灑看何如。又云。石無定形花無定態。寫汝離披由我自在。又云。學畫蘭花不到家。無端字裏盡蘭花。今宵走虺奔蛇筆。竄入幽叢亂發芽。想見其不求形似。自得天機之樂。

書家之畫定自不凡。余曾見其爲李文恭戲畫石梧圖。墨低濃墨極沈着。

湘潭齊白石翁詩有別趣而爲畫名所掩。老去亦不復輕作。嘗見其五十後題畫二絕云。老恥逢人賀遠游。此心真與此身仇。入山竟得輕鋤柄。除卻栽梅萬事休。護花何止隔銀谿。雪冷山遙夢豈迷。願化放翁身萬億。有梅花處醉如泥。真不食人間煙火者。抑傷心別有懷抱也。

義寧陳伯嚴先生宗主壇坫垂三十年。海內外聞其名者無不低眉斂手。丁丑軍興。始謝賓客。八十後邊醫戒不復事吟詠。晚歲不免稍頹唐。固其宜也。嘗爲余錄所作匡廬山居於初春步循澗水晴望作云，茫茫雪窟染新晴。曳杖門前躑躅行。日氣射泉含石暖。風光媚篠覺春生。斷雲脫岫騎鴉背。宿草汗泥展鹿程。摘葉立橋隨婦孺。一時天物滿余情。

此詩雖一望而知爲散原之詩。然脫盡西江派之習氣。直寫眼前景物。有如浮雲斂盡。不滓太清一點。言非老年胸次極真率不易到此境也。至其體物之精麗。毫不現粗率處。元氣極貫注。毫不現散漫處。足徵工力學養之深純。其享大年固不苟矣。

又逝前旬日曾爲余扇頭書其舊作過觚庵新居茅亭云。葦柳冥冥溪上亭。來看雲氣白還青。泣歌不到鳴蟬處。酒舫時隨倦鳥停。託世衣冠孤注盡。流天鐘磬萬山醒。卜鄰換得漁竿手。分我牆頭數點螢。其作力殊顯而易見矣。

# 讀書偶志

## 一 秦漢史纂

〔瞿兌之撰 中國聯合出版公司出版〕

我國至今尚無適於普通人閱讀之國史，如能採取史傳之精華重加組織，以成有系統之紀述，實為有益之事。瞿兌之氏秦漢史纂一書，係最近之作。原意以學生不讀前四史則史學無根抵，而前四史又非人人所能購備，故提要鉤元，為此一編，俾讀者學者皆可資為根據。其善蓋有五焉。史漢中有關繫各篇，皆採錄原文，剪裁豐約適中，學者雖未觀原書，亦可窺其要指。一也。史事因果，首尾脈絡，秩然可尋，既非各為片段，亦非僅存皮骨，蓋其詳略取捨之間有不同於衆者，故內容雖富而頭緒極簡，讀者不致有目迷五色之苦。二也。事實多而論述少，其論述之語全在卷末總論中，乃仿干寶晉紀之例，語多精闢，使讀者掩卷而益有餘味而知此書之不虛作。三也。句讀分明，有疑義之字並附音義，便於承學之手。四也。校刊精審，誤字破句可云絕少。五也。

## 二 兩漢縣政考

〔瞿兌之蘇晉仁合撰 中國聯合出版公司出版〕

是書為三百餘頁之巨著。按縣之制度，防自秦漢，研究中國地方行政必自此始。是書不獨捫拾史志之形式，實能闡發實際運用之狀況，纖悉無遺，不愧為專門之業，其引言云：

人有恒言曰，視官如傳舍，蓋官之為傳舍也久矣。試入縣署而觀其案牘焉無有也。叩其職掌焉莫得而詳也。署中所<sub>有</sub>，若者為公，若者為私，不可分別也。署中之人孰來而孰去，未嘗或稽也。自古以來，為縣令籤銘之書別有之矣，有以縣署之實況勒為一編俾牧民者一目瞭然者乎。考職官制度之書則有之矣，有以縣令之職事及其運用之精神，推求其變遷隆殺而著之篇冊者乎。吾國政治實始於縣，而端緒繁雜不可爬梳，亦莫甚於縣政。凡觀政治國聞者，宜知所先後。是編先取兩漢史籍之有涉縣政者，羅列而整比之，於希夷茫昧之中求其跡象，自向用力頗勤，脈絡章章可觀，差可補古今載籍之闕。導夫先路以俟同聲讀者鑒焉。



# 賜硯齋筆記

十月

初一日與均兒同車入直 上致祭奉先殿充對引已刻禮成仲

權假滿請 安午散余留直倦甚思臥胡圖第二副本裝齊題

尚校漢志六十二條已至上燈時矣梳楚暫息夜焚香默坐誦

八年前所作小詞今日有此襟懷無其清興矣內人來電少談

初二日上門至景陽宮查封陳設閣子又至寧壽宮查陳設見過

必隆刀上有牙牌題云過必隆瓊壠刀一乾隆十三年賜經畧

大學士公傳恒平定金川用過又一面題神鋒握勝鈴咸豐二

字小璽是 御題也刀不甚大鋒利如新發於礪午至叙齋家

拜壽暫歸又往看戲風秋之扈家莊風姿絕艷酬知之作迥異尋

常夜深歸得靜書慰甚即復明早付郵

初三日入直檢查內庫今日首事過午歸彝潤同來飯後睡上燈

方起夜看唐宋小詞得懷書即後附以舊作八律

初四日休息連日晴暖午臆校漢志三十七條廣仲虎新得副部

都統來拜見之贊希叙齋隨至久談上燈許芥西至自瀨來見

夜盼靜書不至得懷二書看詞綜排悶

初五日入直邸到散門查為庫風起遂止余留裕如贈菜數事約

亮生君達同飯均兒同直亦呼之來午後校漢志三十條至汝

南郡梳楚暫息夜看詞綜遇閒情之作反復吟誦若有所感久

不為此少暇嘗試為之或勝於前

初六日上門未候同人至先散近午至繼都統喪次諭祭禮畢謝

客四家歸尚早往侯懷遇午樵相靜宅尚爽境聞已定矣夜有

客未看書

初七日休息晨謝客一家答拜許芥西又至匯泉天陰寒有雪意

午後得靜懷書即復晚拱北來客去至福壽堂公請君翔夜校

漢志三十六條右臂痛心亦煩躁有病意芥西贈粵物四種

初八日入直查陳設午後陰孫來客去上街飯於大陸夜赴向日

軒詩局睡已交丑日間校漢志二十六條

初九日入直查內庫直宿校漢志三十二條倦稍息起已日落矣

燈下續校漢志二十三條屢有謬誤不快夜看胡圖

初七日上門散後與叙齋賀喜雲汀來得懷書晚赴雲汀約夜洗

足

十一日入直午後上街并與廉孫賀娶婦之喜夜風起即歸作手

談一日未看書

十二日入直至寧壽宮查陳設午後歸潤之來客去上街以風字  
視贈文甫傍晚檢書夜校漢志微倦遂止與亮生電談遂敘請  
假乃至北山遊獵可羨我生老死瞞下而已

十三日入直查內庫仲權後至余留午後校漢志數事倦極遂臥  
睡去雲汀來始起久談夜校漢志得懷書即復又與錢庵電談  
約明晚會面天暖無風月色皎潔中庭行望心境又與前異所  
遭雖百變不窮其感慨則一也

十四日上門查寧壽宮陳設散山與越權同車赴豐志玉淵潭之  
約歸已申末貢邸來久談晚錢庵來同飯耕梅幼萃繼至暢談  
至夜未看書

十五日入直同珏生至堂上看磁器衣薄受寒歸家覺頭痛且不  
耐思索靜坐將息今日交小雪節天薄陰日色甚濇林木若有  
寒色午後少睡起校漢志傍晚拜客二家赴志道約坐客多而  
且雜室小人衆毅夫已有不耐之色鶴亭寄所刻同人集補夜  
校漢志七縣近兩日心境少靜以後或能稍稍收攝於調養不  
無小益

十六日大風晨拜客一家赴靜約夜歸風亦息均兒赴劬襄之局  
明日又進班矣檢携帶書籍

十七日入直仍風與毅老久談午散余留校漢志飯後稍息起校  
漢志至暮梳整而止看楚詞反復尋繹若有深慨夜有旨以  
內失金錢交宣得方於司法科其徒連容亦拘到夜深竣明日

請旨秉燭坐候得細讀離騷三過心頗入越日奉旨張連  
容著驅逐勿許進內二十夜補記宣得方亦拘禁兩月又記

十八日上門陳設散後至繼都統喪次上祭潤之來午後上街夜  
讀騷

十九日晏起與瑞臣兆丹賀嫁娶之善獻臣有母喪往唁歸家石  
賜侯梅君光來均久談客退上街夜檢書

二十日入直仍風查陳設留直午後倦遂睡起已向暮渴甚飲茶  
三甌仍不解伸彭贈平安香八匣夜靜坐看姚選古文室暖燈  
明萬籟俱寂焚香啜茗徜徉其中心境都清近日所僅獲也

二十一日上門天氣回暖上詣奉先殿壽皇殿行禮瑞臣對  
引仲權遲未及晤面余至北上門內綺望樓前站班上還宮即  
歸携立孫至後院散步聚珍堂送畿輔安瀾志來是原板價昂  
未留兩得懷書作復交郵午後上街夜歸檢日記

二十二日休息晏起均兒持來拱伯借顏韻伯所藏石谷畫冊紙  
本仿宋元各家及復細審稿是贗鼎惟章法尚好可學至於筆  
墨無一足取天晴有風較昨又冷潤之五樓來客去往看會妹  
夜校漢志頻咳有病意

二十三日入直查內庫風止漸回暖效未減似受寒與越千拜壽  
午後拜裴蘊文訪靜稍坐歸已上燈得甘卿書作書致贊得復  
所製居易堂抄之筆已送來夜服藥

二十四入直同仲權至毓慶宮見叟老爲保存日交進之古月軒

磁器也在陳設午後方至直房校漢志仲三祥趾見訪久談上

燈後爲袁同叔書屏不愜心夜看西漢會要乃江蘇書局覆內

聚珍本爲奪不少奉修電旨傳修之斌進內留門后感寒

頭痛也提要謂徐氏西漢會要詮次精審無愧班氏功臣良然

惟其中亦頗有疏漏如卷六十五宮殿一門不引地理志而旁

及孟康各注亦是一失容暇日補之靜夜看書斯爲至樂倘及

未老得日對古人不爲俗事所牽亦有生之幸也

廿五日未上門在堂核批去歲年節之帳歸家檢東漢會要唐會

要題簽午後上街夜歸均兒所摹石谷冊三葉似有進境惜用

高麗箋未能發墨耳得懷書作復尙未發

廿六日入直查陳設仲權留直宿至贊希家拜壽少坐即歸本欲

上街唐廉孫來遂止不無惘惘客去看東漢會要夜讀杜詩聊

遣悶懷雲汀至自津見訪談奇渴五更如廁腹痛

廿七日輕陰有雪意入直查內庫午後散余留直越千請病假五

日直房靜息精神微疲未校書取東漢會要涉獵上命至

養心殿西園房檢查古月軒磁器傍晚畢上燈後校漢志屢有

爲奪置之叟老來電少談得懷書作復看杜詩消遣

廿八日上門至養心殿西園房檢查應裝潢磁器畢先散潤彝

相繼至客去上街夜同婦子輩手談

廿九日休息重陰釀雪晨看李後主詞頗悟作小令之法與七言

絕句神理息息相通午後校漢志贊希來談階前已有積雪  
矣快快夜雪不止聞鐘聲明日當晴

三十日雪霽入直至西園房點查磁器留直校漢志梳楚暫息昨

日午後上携榮源登文淵閣提書目二十函歸電問越千病

答以未愈尙欲續假遣仲修往諮商應辦各事聽外殘雪堆積

對之虞虞取讀杜詩至天機近人事獨立萬端憂若有無窮感

愴夜看唐會要早睡

十一月

初一日上門邸到仲權賞穿帶膝貂鞋薄傑薄佳毓崇能伴讀

均在內廷行走午後至觀臣處上祭又上街夜與內人閒話

初二日休息晨同錢庵至匯泉代其借銀四千元暑券畢即歸亮

生來電午後上街傍晚步歸胸間如物橫鯁氣不舒也校漢志

數葉夜檢書籍左右肩及臂骨節均痛頭亦微眩似又有病

初三日入直查內庫余留直仲三來談客退校漢志至暮得懷二

書與贊希電談夜看胡圖校楊氏漢地理志圖食新橋甚佳慶

寬今日預備召見仲權所舉燒紙引鬼從此多事矣特記之

以爲將來之驗早睡

初四日上門查陳設候越千午後答拜宋玉如梅斐倚不遇與瑞

臣仲權潤之亮生電談夜校漢志梳楚止連得懷書一一作復

今日付郵叟老來電問是否直班不知何事晨同瑞臣至景

陽宮看南齋諸人查書籍僅記其目不分板本殊草草問之乃

初五日晨起始知夜有大雪。午已霽。未入直。校漢志飯後上街風息夜又起風。

十一日上門查內庫。午後上街晚叙齋來留飯。夜雲汀來久談頭病略減服藥。

初六日入直。昨賀曹總統生辰。今由陸昌答謝。觀見乾清宮散門甚早。余留校漢志陳留顯川二郡三十七縣。臺幕畢。昨日淑

地志預備携之內直。又檢大觀錄各書付均。十三日入直。午後頭又痛。引被臥。遂睡起已暮。內熱思飲食。橋有

秋貢如例。夜看楊氏漢志圖兼校胡圖。以息梳。力望靜心。閱終日據案。攤書。毫無倦意。屬官來白事者。當訝三十年來無此官官矣。

女客來前日與景鳴九談甚暢。粹然儒者之言。固與衆殊也。十四日入直。余留瑞同慶寬至寧壽宮。午後召見養心殿。帶吳人傅克思。攷驗目力。退後校漢志。傍晚發下傅賞克思磁瓶盤。各二。吳景濂今晨逃走。可笑。夜讀地理志。

初七日上門。邸到越千銷假。榮銓開缺。增德補內務府卿。同瑞長至。鐘粹宮檢畫堂上檢磁器。賞張廷諤張壽齡江聰諸人。也歸後甚倦。校書國訛奪置之。夜看地理志。

十五日入直。與張老談。又有起用鄭孝胥之意。上幸醇邸隨扈未正。還宮歸家。頭痛。校漢志。屢看洪氏府廳州縣志。十六日卯刻交冬至。節未入直。晨與梁次候拜壽。訪殷五少談飯

初八日休息。晨起校漢志。午後終繼先來。久坐不去。本欲上街。以事錯。遂中止。人生不能行胸。凡徒悒悒耳。至賜硯齋檢書。夜看後漢郡國志圖。保孫傷乳服藥已安睡。

於靜所夜作書。與懷論詩。付郵。飲茶。溢量失眠。十七日入直。召見養心殿。同越瑞訪遜敏。又與那邸拜壽。歸家少休。赴光煜如之約。席散至邸宅拜壽。歸家甚倦。稍睡起已上

初九日未入直。晴有風。晨起校漢志。數縣不耐。久坐至均兒書室。看其作畫。午後上街晚飯於福全館。風息踏街。步月天又回暖。初十日入直。越千之足又腫矣。先散余留查陳設畢至。御時房

燈校漢志。屢訛暫置。均兒進班。十八日入直。午散余留校漢志。捷南來談。今日挽指未痛。所校頗多。夜看洪北江文集。

與毅夫。聘三談。彼亦被命查書籍也。歸直廬。校漢志至暮。本患頭痛。用力稍久。有病。意看書。將息。夜看漢書各表。間與志五校頭病稍減。甚渴飲茶。稍多。胸中作惡。近日十九不適。老態可

十九日上門。召見養心殿。同越權訪遜敏。歸贊希毓崇來電約叙齋會談。夜深始散。瘦極。

二十日休息近午上街天氣較前又冷夜分始歸樂山招飲濟南

春辭之得後齋電明早有事不能候午後來昨與贊叙商定訪

後齋會致函告之也

廿一日大風嚴寒宴起校漢志第一卷畢交帶經堂裝釘後齋贊

希來長談留飲夜分始去一日光陰又虛過矣

廿二日入直午散余留校漢志沛郡三十七縣向暮風息直房甚

暖明憲勘校心靜手和夜作復懷書畢看楊氏圖

廿三日殘老至直房久談同上門近午同瑞查內庫散已及未飯

後贊希來客去拜客四家夜校漢志為誤甚多得聘三書

廿四日休息晨拜客二家歸校漢志雲汀錢庵來客去上街仲三

來不遇夜獨坐寡歡取卷施閱文甲集涉獵遮眼而已聊託痴

驛

廿五日入直查內庫散已逾午校漢志數縣鶴亭至自如臬來候

見之客出赴貢邸約射覆小勝

廿六日入直余留捷南來久談午後校漢志至夜掩楚而止作復

懷書看楊氏志圖

廿七日上門查內庫散已逾午雲汀來久談晚赴叙齋約見秦

盪漢平安侯鍾歸已夜深攷漢書地理志千乘郡之平安班注

疾國烈澤侯表安平夷侯舜初元元年封建昭四年剛候章嗣

許后傳后姊平安剛侯夫人調等為媚道又史記將產名臣年

表河平四年太僕平安候王章為右將軍是王章即舜之嗣安

平乃平安之誤也證之漢班注益信涿郡之安平非候國豫章

郡之安平是長沙孝王子習所封均與王舜無涉于乘平安

在今山東新城縣境

廿八日休息吳宴起亮生後齋來見之客去上街夜歸天氣和暖

得懷書并詩質佳

廿九日晨起校漢志數縣午後赴樂山射覆之約大負夜叙齋見

訪電促歸談至三更

十二月

初一日入直同對 養心殿留直宿校書屢譌指亦不鑿置之夜

洗硯再校漢志

初二日上門與殘老久談退訪贊希午後殘老來深談并述 上

召蘇堪事越千仲芄紹安相繼至均見之 內事日益叢脞半

由口氏以邪說播弄而 上方狎匿不知其誤兩傅緘口吾復

何望退去又萌夜毓 毓齋先後來

初三日入直同越瑞飯於慶和堂調邸商因應曹氏索陳設事歸

約贊希來談抵暮去敍來為毓崇被誣事也客去赴孫生約席

散甚早與贊敘迭次電談睡遲

初四日入直同對養心殿散門甫到家 上傅車幸醇邸追已不

及即至邸申末選宮同瑞險慮晚赴殺約得晤蘇堪長談夜敘

來仍為崇事也

初五日入直 上詣 奉先殿 壽皇殿行禮又同越權至 齋

薄宮檢陳設留直連日未能稍息殊瘦遂睡 上電至即起奉  
口勅明年元旦詣 奉先殿前殿行禮命備朝服分備訖校  
漢志補日記上燈復靜坐許久三五日中所僅獲也夜校書擬  
卷看楊氏志圖以休之

初六日上門邸到述 旨後先散至贊希所午後汪  
來久談客去上街晚赴贊希之約歸遂洗足

初七日晨携均兒至醇邸賀喜又至贊希家賀喜遂為接待賓客  
申末歸上街為彬事也晤雙踏月歸裝訂日記冊子得懷書附  
近作一律尙佳

初八日入直已刻 上携 后妃及 永和宮幸醇邸同瑞隨扈  
飯於慶雲樓申正 還宮 上賞臘八粥一器菜蔬十事歸率

立保二孫詣 先祠行禮晚赴惟清之約射覆又負室暖頭痛  
目眩有病意

初九日入直與叟艾久談留直校漢志夜作復懷書信筆揮洒不  
覺累幅閣筆靜坐心神俱適人以進班為苦我獨以為樂靜躁  
不同好尚遂異熱客俗子宜其不知此味也

初十日叟老見訪直盧深談去後上門事少早散歸仍校書叙來  
少坐晚在福全館公請君翔散未及亥夜校書

十一日休息晏起校書午後上街為彬作薦書夜與贊叙電談得  
張小松書李燮陽又將提案不知依倚椒房者有無因應之方  
想亦徒喚奈何耳此輩徒為家國之憂豈能緩急足恃也

十二日答拜蘇堪未晤買花盆筆洗校漢志向晚訪贊希久談赴  
若木之約射覆又負歸已夜深殊無謂也

十三日入直與叟越談留直校漢志至泰安郡夜看張幼樵詩稿  
日間越述阿榮之言樹鼠嚇鳳不直一笑然久與相處亦恐遭  
其及熾當早自為計也

十四日上門與叟老少談查內庫同人在棍貝子府宴客席散至  
後園一遊邸壑甚美惜太荒廢歸家贊希來夜靜坐休息

十五日入直事多散已過未潤之來同上街夜校書報言昨夕地  
震未知確否

十六日 上賞福壽字二方晨拜客三家午後看懷素自叙照本  
石渠所藏真瑰寶也飯後上街夜歸叙齋來談

十七日入直詣 養心殿謝 恩檢查養心殿外庫見散氏槩及  
張擇端清明上河簡易圖周昉仕女雙陸圖張句曲倪高士小  
像各卷留直校漢志傍晚進對 養心殿帶德醫蓋禮恩蒙  
垂問校書事 天顏甚喜 聖躬亦未違和看平安蟻耳夜與  
內子電談二次為叙齋事也

十八日上門查外庫近午訪叙傍晚上街晤六橋又與潤之期於  
靜所夜捷南深談悒悒微雪

十九日入直查 寧壽宮書籍午後潤之來看均兒作畫晚赴毅  
夫約又至瑞臣所請客射覆小勝未散訪叙齋北風寒甚

二十日入直 養心殿帶匠挂燈大風極冷今年第一日也雲汀

來客去校書稍倦暫置看懷素自叙影本傍晚伯石自天津夜叙齋養希來散已及子疲甚

二十一日入直邸到散門尙早留直昨夜談久至今尙疲向晚聞

上傅艾老帶蕭丙炎進內請職又聞晚膳未傳即至詩本直房

候艾老問之始心安歸直所已及亥初與錢庵電談作復懷書

二十二日上門歸家鏡庵潤之來客去與光玉如賀嫁女之喜晚

叙齋養孫來久談夜看懷素自叙顏魯公祭姪稿杜牧之張好

好詩孫過庭書譜皆照本也反復展玩於用筆結體略有悟處

二十三日晨携均兒謁先茔過午歸飯後上街又至花肆一遊

晚捷南來談聞今日越千等請見有意排我也不直一笑明日

相見仍以淡漠處之上燈後爆竹甚多始知今日祀竈夜養

孫來客去獨坐恒悒讀漢書高帝本紀一過聊以遣懷而已

廿四日入直養心殿帶匠內事叢脞宵少弛張前途益不可問

矣明歲當思解脫之法同流合污余實有所不能也夜叙齋養

希養孫來捷南來客去惡心欲嘔看均兒作畫久之始愈

廿五日晨得報舍妹病歿先嚴子女三人今日祇留一妹也

嫁甫六年遇人不淑以致短折傷哉入直直房

屢為午後上派奏事太監及總管邵興祿口傳金明後日預

備召見放振二萬之交警廳分放毋庸交羅振玉得電邸明日

上門今午邸傳未刻至邸會議同人均往余以內直未預聞為

載濤及榮氏忿爭之事邸上門改期大約以此嗚呼難矣

廿六日上門邸至載濤已具摺請開缺矣為此事議論久之遂請

慰留事畢已逾午在署早飯議發節款散已及酉歸家易衣

往哭舍妹向殯事上燈後靜坐以息覺兩肩沈痛若不能支看

盧鴻草堂十志聊怡吾神不能再問家事矣

廿七日休息以五十元并六橋所贈五十元交僕以作謝醫之費

飯後上街修晚傍均兒與舍妹送三夜早睡

廿八日少安來見之午後上街歸已抵暮晨看均兒作畫稍有進

境惟用筆欠爽耳

廿九日入直強老因鄉舉重逢賞用紫韉并御書額一方留

直校漢志眼昏而止檢今年日記五冊翻自五月十三日奉

派直宿至今已七十二日徒耗大官之厨而已年賞頒到如例

夜看宋詩抄

三十日上門同澤公諸人在乾清宮西暖閣謝恩賞四季

平安春條薦祜春條散門即歸稍了俗務仍校漢志至臨淮郡

午後上街遊廟買春蘭一叢向晚內賞平金黃綴荷包一銀

先祠行禮四弟來養孫來夜看顧亭林遺書

年所收之第一書已鈐甲子小印矣子

丑祭天祀先畢遂睡明日起床便為五十四歲之人之筆

一笑

# 庚子詩鑑補

山人

痛定難寬首禍誅爰書欲下幾踟躕  
帥畢竟愚齋未是愚

時廷意於懲辦禍首遲迴不決而聯軍持之甚堅和議幾傾感愚  
齋方以大理少卿奉使駐滬軍銜疏劾督撫陳賢推原禍本語尤  
切直中外傳誦而適於是時發之則愚齋之智也

○九死沈冤激膽肝前驅最數賈家團看渠出柙如  
餓虎道路相逢欲避難

洋兵之攻京師以通州賈家壩之教民為導葉鞠裳日記云有友  
自通州來云大孤屯教民如虎出柙有賈六工則惟孫學士主  
之先文安公時官光卿與列名焉初宋芝山舍人廷模竹山筆政  
多壽皆願任齋奏之役既而宋以事未行乃由竹山獨任之竹山  
漢軍邱姓官內務府薇孫稱其忠義奮發不避艱險誠有足多者  
別有迎鑾一疏慶邸手之滿漢與名者百零三人疏語詞切深婉  
陳小石京尹手筆也

儀鸞別殿駐牙旗瀛秀門前墨騎馳觸起旋園當日

馬之所或請合肥往見合肥撫  
然曰轟一窺圓明園即為言官所劾致干嚴議今何可更授人口  
實屬那琴軒代往瓦拒弗見不得已乃親謁之

太白飛芒欲竟天密懷接境盡騷然助隣不惜油糶  
木饒倖州城得瓦全

鞠裳日云洋兵所至如昌平已不免剽掠懷來密雲大抵墮網於  
延慶州秋毫無犯聞有德兵官殞於懷來軍次徵驗具皆薄柙延  
慶牧秦某以美材進德人感激逾曲全州城所以報也

小亭柘土罪小同科有子梅峯亦挺戈忠孝難全千  
古歎聖賢處此定如何

小亭名恩珠景第亭侍郎子柘土為徐侍郎承煜字事見前卷黑  
龍江將軍梅峰壽山亦袒拳仇外俄兵既迫朝服坐於棺使其材  
官鎗擊之連中左右肩不死其子乃手轟馮擊中其心即闔棺有  
聲如牛閭兩時始絕榘薇孫學士記其事以為人倫之大變父之



死忠固宜于成父之忠是否為孝使聖賢處此當自有道

狂瀾手障令如山成敗安危一髮間等是進言難見

納本初終勝景升頑

項城聲望驟起由於庚子剿拳之舉亂中東南督撫及海外往

來各電胥由東撫以達中樞隱然繫天下之重李文遂繼忠為

直督吳永西將議談謂袁奉獎拳毀教之詔初尚躊躇徐撫辰在

幕府以去就爭乃決策保教或云袁初猶恐忤慈聖意張安圖方

為藩司語之曰公揣此類妖妄之徒古來有能成大事者乎若稍

其必敗則宜早決大計勿為所累袁稱善者再計乃決其納善亦

有足稱者同時浙撫劉景韓人臬司榮銓言欲奉行矯詔藩司傳

松松爭之不得其議視袁何如耶

白雲仙觀擬終南熱宦紛紛捷徑探忽進天魔三十

六金等銀燭酒初酣

白雲觀道士高仁嗣與親貴及中環皆願為入千營拳亂初起

高往來端邸極稱拳家神術王召其頭目試之良驗乃留置邸第

詰日大宴朝貴徐崇二公與焉酒座中命成服獻技一座皆驚痛

飲盡歡而散退廬醫者集所謂停杯忽喚天魔舞不信黃冠作虎

張也

登壇拔幟來皆驚蓮社朝來動五城編作南床酬唱

集春燈謎雜踏歌聲

剛趨還京拳衆隨至其初但借廟宇設壇練拳漸乃占踞民居豎

保清滅洋大旗造七字歌謠揭通衢五城御史以六言韵語出

示禁之都人謂御史與拳匪以詩歌相唱和也鹽背集所謂春燈

語雜歌謠者指此

使節馳歸自藏西已聞宣府聚羶魏城臺鄭重申先

訓誰謂崆峒聖易迷

五月初崑相使庫倫歸獲命太后問庫倫有議和拳乎崑曰無之

入張家口至宣府以南則衆矣將奈何太后曰此嘉慶間八卦教

也豈可縱乎崑叩首稱聖明而退時董福祥擁兵廿營入見請國

改使館盡戮使臣以報歷朝失地喪師之恥太后不許是足證太

后初未促拳也見鹽背集注

上相鞘鈴幕府開座中麾扇幾人才朱門縱掠他時

事早料機行是禍胎

梁相綏兵柄大開戎幕稱北洋軍務公所多延名貴於是改宋慶

毅軍為武衛左軍袁世凱新建陸軍為右軍黃士成武毅軍為前

軍董福祥甘軍為後軍提督張俊別募萬人為中軍皆歸榮節制

既而後死使恩祥將之不服乃自之又命鄂提張春發募十營

為武衛先鋒左翼讀泉陳澤霖募十營為右翼駐淮北遙助聲援

後右軍入魯前軍左軍各守要隘後軍駐南苑不久復還薊州惟

中軍分布京城縱博好飲橫行都市都人為之謠曰武衛軍如虎

狼誰其將者榮中堂道庚子奉詔入城助政使館果有劫掠城東

貴邸之事

曾王並世牢籠東閣延賓有古風袖裏陰符親拜進  
蜀才首薦綠林雄

徐蔭軒相國以偽道學著稱於人才少所許可獨器重湖南舉人  
曾廉編修王廷相曾於戊戌年嘗上疏請斬康有為者也徐待以  
賓禮為附會會典館保知府曾與王善因嗾王獻策請閉關絕通  
商廢一切舊召合李部督鑑堂督師并請特用余棟臣周漢為先  
鋒余即余疊子蜀中大盜以開教編擾川東諸道大兵捕之乃率  
衆降周則楚人著書感衆有風狂之目

悄喚飛飛想控鸞九達仙座供銅檠絳紗燈下風神  
俊小字應呼黑牡丹

紅燈照皆未嫁處女祀九達道人以銅檠貯水置神前鑄行叫飛  
字不絕自云練習四十八日即能飛行空中人各然一燈以紅紗  
籠之懸門外一夕燈匿不見里中驚傳諸女伴飛入海外焚津人  
廟宇去矣其黨奉天津林黑兒為師黑兒生長水濱本船戶女  
也

# 徵稿啓事

本刊出版已及五年競競以提倡學術保存文獻

爲主旨深荷 愛讀諸君維護同人人才力有限蒐

采未周尙祈時以性質相同之文稿見惠俾資共

賞當奉薄酬用答雅意敬希

照鑒

惠稿請寄：北京阜成門外北禮士路

新民印書館編輯課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十二月出版

中和月刊

第五卷 第十二期  
每册定價五元

編輯 新民印書館

北京阜成門外北禮士路

電話代表 二二三〇一三

發行兼印刷者

新民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阜成門外北禮士路

電話代表 二二三〇一三

代售處 全國各埠書店

廣告價目表

種類	廣告價目表		
	甲	乙	丙
全	二〇〇元	一五〇元	一〇〇元
面			
半		八〇元	六〇元
面			
四分之一		四〇元	三〇元
面			

詳章函索即寄

# 中國新文學的里程！！

## 新進作家集

爲繁榮文學界，本刊特進行「新進作家集」之出版，其宗旨在發掘全國各地之新作家，以資介紹於讀者。本集所收之作品，均係作者最近所完成之傑作，其內容豐富，形式多樣，足以代表目前中國新文學之發展。本集之出版，不僅是作者之榮幸，亦是讀者之福。本集之內容，包括小說、散文、詩歌、劇本等，其作者之背景、創作動機、藝術特色等，均有詳盡之介紹。本集之出版，旨在使讀者能更廣泛地接觸到中國新文學之發展，並從中獲得靈感與啟發。本集之出版，亦是本刊「新進作家集」系列之第一輯，未來將陸續出版更多之作品。本集之出版，亦是本刊「新進作家集」系列之第一輯，未來將陸續出版更多之作品。

北京阜成門外  
新民印書館  
電話(二)二二三〇

內政部登記證民字第一〇三號  
郵政局新聞紙類登記第一八七三號

### 1 貝殿 (長篇)

袁暉著

獲得大東亞文學賞第一回賞之榮譽。本書，袁暉氏以其色彩描繪了現實中青年男女的生活與戀愛，暗示了自由主義的歐美思想之毒害，對於個人主義的戀愛觀，作了峻嚴的批判，是作人生探求之書。

### 2 魚 (短篇)

梅娘著

馳名北方文壇的優秀女作家梅娘氏，集選其數年來之短篇小說的精華，集成本書。無論在技術或內容，都較之她的「第二代」更進了一步。本書共收入「魚」(侏儒)「一個蚌」等多篇。

### 3 太平願 (短篇)

馬驥著

作者是由農村走出家，在他筆下描繪出的農村，是忠實而親切的。筆調純樸，樸素無華，在中國公論「發表」一書，會引起了莫大的驚異，的確是可讀之書。

### 4 萍絮集 (短篇)

蕭艾著

蕭艾氏繼「落葉集」之後的本書，仍是以其活潑流暢的筆調講着許多有趣的故，這些故事都是真實的。蕭艾氏以一點嘲弄的心情寫來，都成妙品。

### 5 遠人集 (散文)

林榕著

本書是林榕氏精選其數年來寫下的散文的結集，清麗可誦，婉而多姿，都是珠玉之作。以近年來散文的成績來說，本書實是數年來最可珍貴的收穫。

### 6 秋初 (短篇)

關永吉著

永吉是儀態萬方的，以其特出的技術，寫着現實的各方面，直接而且深入。本書是他的第一個短篇集，內容「羊家」等多篇，都是傑作。

### 7 豐年 (短篇)

山丁著

山丁氏的小說，是入所共知的，在短篇集「山風」長篇「綠色的谷」以後，他又集了年來的寫出的短篇。他的濃厚的鄉土的香氣，他的沉重的現實感，構成了這一冊精美的創作。

### 8 兼差 (短篇)

高深著

高深氏的對於現實的諷刺精神，表現在他的作品中，活潑有力，加上他的過人的文才，無不流溢於筆端。他的作品，不僅是藝術的，也是社會的。他的作品，不僅是藝術的，也是社會的。他的作品，不僅是藝術的，也是社會的。

### 9 土 (長篇)

沙里著

「土」是連載於新民報半月刊的長篇小說，是作者沙里氏的處女的長篇，他寫着鄉下的故事，他寫得如此親切動人，令我們從這本書裏看出多少軟弱的靈魂怎樣生活。

### 10 白馬的騎者 (短篇)

雷妍著

雷妍氏以纖細的女性筆，平靜而美麗的寫着她的小說，在中篇「良田」之後，本書是她的短篇小說中精華的結集。